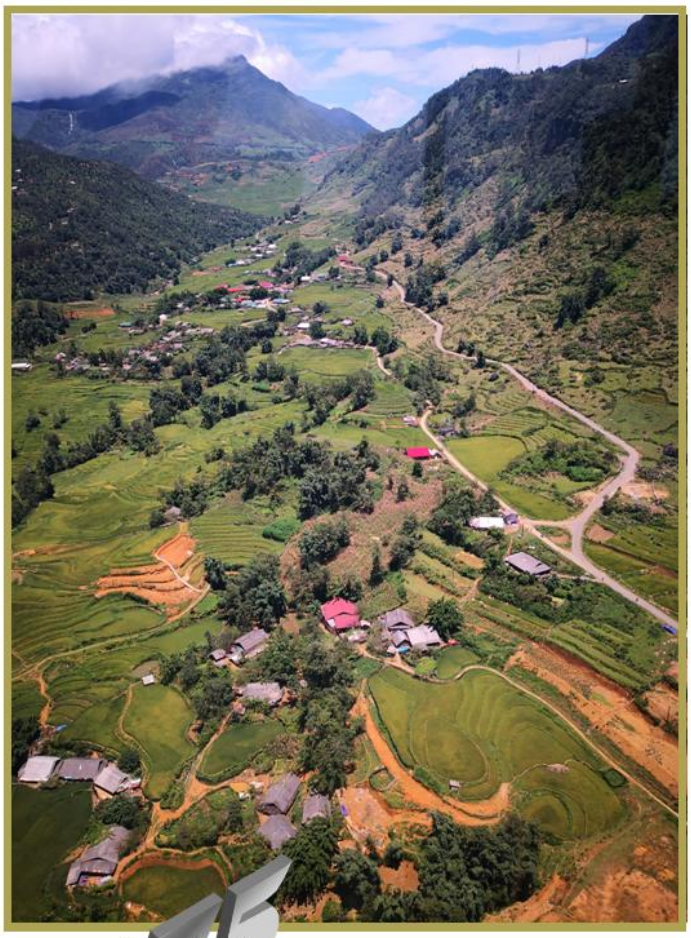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第一百七十五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19

創刊30週年紀念號



175

●散文詩專頁

●關於詩與深淵

●秋原說“詩歌”

顧問：
非　馬（芝加哥）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楊　牧（台　灣）
張　錯（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　夢（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　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　灣）
余問耕（越　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　佛）
陳聯松（北　加）
盧　邁（紐　約）

目錄

No.175

目　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創刊30年紀念號

詩創作

向　明　害臊、塵埃、解讀詩〈我的四通電話〉　4
張　堃　印度歸來詩三首　5
黃德涵　懸崖　5
應　帆　五月的第一個下午　5
林煥彰　桐花的白、自己看到自己　6
李立柏　畫素　6
陳韶華　綠玫瑰、紫玫瑰　6
葉在飛　肉身、晾夢、驚人的神話　6
嚴　力　風、時間　7
張小雲　到虎門打了一個揚州油菜的喝、虎門銷煙　7
章治萍　在“章”的漳州　7
世　賓　眩暈症　8
林忠成　黑貓般的疾病、嚮往過去　8
唐德亮　忙碌的春天、悶芒鼠　8
北　塔　市場上的公雞、相約西單　9
老　井　爆破品、大罐升上地面　9
戴　玨　白日夢　9
冬　夢　留給詩去說、倦於喧囂　10
劉正偉　想起你　10
陳葆珍　天公與地母　10
林　啟　默讀、夜視　10
王性初　忘卻紀念　二首　11
黃　靖　你們，我們　11
魏鵬展　我在靜聽秒針的聲音　二首　11
達　文　巴薩迪納、擔架隊、門之戀　12
岸　賢　尋找　12
牛　牛　尋找　12
遠　方　落葉　13
雲中雀　羊皮手套、井岡山、候鳥　13
張子清　人生　13
桑　克　給住在樓下的弟弟的一封信、老虎砬子以南　14
楊河山　深夜去松花江北岸看冰燈、中元節、夢醒　14
葦　鳴　對賭，在 2019 的夏與秋　15
高潤清　打卡　15
俞昌雄　風吹過的紙片，雨灑過的江河　15

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Fax : 801-640-1854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散文詩專頁

秀　陶　雲、橋　16
丘伯度・奧文　室內／秋原譯　16
宋　逖　1937　16
方壯霆　返老還童　17
賴運勝　棕櫚　17
張玉泉　河流的聲音、告別　17
陳銘華　唐人憂天、雨變、七彩港　18
徐金秋　晨霜　18
阿　薇　地下那團火　18

詩創作

銀　髮　養老院走漏的風聲　19
杜文輝　小樹林、石頭上、早晨　19
方大宇　死夜、我想，你還在　19
李白雲　南村藝術部落　20
田　園　中秋　20
鄭建青　西藏絨布寺　二首　21
汪尋洲　鏡子、腳印　21
姜　華　微信、當我　21
輕　鳴　水果　22
李　玥　十八踏　22
謝　勳　戲水死海　23
彭國全　一葉驚濤　23
黃天剛　二胡　23
圖　雅　與美還差一個安拉的距離　二首　24
水　央　想想人生就如此、有這樣一些的夜　24
徐夢陽　愛的代號、敬業的演員　24
馮　晏　清晨房間的局部速寫　25
耘　乙　十四行：天人印記　25
李國七　遺失、不可追、半島、告別的戰場　26
陳　懷　晚鐘　26
余問耕　城事微觀、通緝　27
李　裴　警、NBA、香港女孩　27
于　中　畢業照片　27
金子言　首都、剃鬚、剪指甲　28
夏　露　湯圓、夜晚的玉豐　28
童　童　光、埋沒　29
天　竹　中秋月　29
思　鄉　殘荷、向上、致九月　29
項美靜　黑夜之子　30
海　倫　遙憶遠方、一剎那很美　30
林巧兒　白色艷遇　30
依　雯　零星小詩　31

學生園地

黃　海　給老師的詩　31
李日妍　麻雀　31
蔡銘浩　紙飛機　31
陳錦儒　測驗不合格　31
吳清帆　下雨時　31
李君耀　測驗不合格　32
林云弋善　測驗不合格、字典　32
譚淑欣　海很深……　32
陳曉悅　鍵盤　32
鄧俊杰　我長大了　32
關浩然　月亮掉下來了　32
黃匡麒　下雨時　32

譯詩

戴　玨　沃爾科特的詩②　33
張　婷　冬日的花園　33
岩　子　艾米莉・狄金森詩一首　34
趙　佼　搖曳在雲端的愛　34

評介

李白雲　關於詩與深淵　35
李詩信　聲音飄蕩，何處為鄉？　36
古遠清　台港詩人刪改名詩引發的爭議　37
洪君植　痛處凝固下細膩的愜意　40
秋　原　秋原說“詩歌”　42
劉耀中　斯坦利・庫涅茨　42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越南頂峰 *Fansipan*

通訊處：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Fax : 801-640-1854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向明

害　臊

喝彩嘶吼過一陣之後
鮮花捧送過一陣之後
而此刻到場的
既非天尊的合什
亦無天使的含笑
除了同溫層幾人單調叫好

如此的慶祝與熱鬧
感到有點害臊
遠不如一條烏魚不幸被撈
被論斤論兩的計算
然後大卸八塊的
裝滿捕撈者的荷包
送入嗜食者的腸道
無不感到
捕撈捨我其誰
消化唯我獨好

2019/10/3

塵　埃

習慣與人相隨的處處塵埃
每每一聽到居家清潔
環境衛生呀，便不由得
暗暗叫苦

只因出處卑微
體若浮漚，賤成污垢
便把所有不潔的名聲
通通歸究到毛細孔上的
這些細微末節了

唉呀，大人呀！
若真有明鏡在高懸
惹出塵埃之禍的
該掃除一光的
應該都躲閃在鏡子背後吧！

2019/9/3

解讀詩〈我的四通電話〉

第一通聽到的答話
必定是故作驚訝：
“你還在呀？”
那是精怪的老舒暢
別人都不願理他
我卻常送他
最愛吃的故鄉武昌魚解饞
　＊　＊
第二通聽到的回答
必定是劈頭一頓大罵：
“你是第二個最壞最壞的壞人！”
那是永遠可愛的 ROMAN
都是我不慎被人視為向晚愈明
第一和第三壞的都避走遠去
　＊　＊
第三通聽到非常窩心
必定會是溫暖的鄉音：
“哥呀！你走路要放慢點呵！”
那是老家的二妹
四、五十年未見
看到八十六歲的哥哥依然好動
　＊　＊
第四通的聲音很稚嫩
必定是誰的課業有問題：
“爺爺！八十歲是多少分鐘？”
那是才八歲的東東
是一道並不太複雜的換算題
但現在一分鐘對我已長如一生

向明補充解讀：

關於這〈四通電話〉是自我四段感情的招供。現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通是對老友舒暢的戲謔。舒暢是早年十大小說家之一，與朱西寧同輩，晚年多病，又單身一人，總是藉電話與我聊天打屁，倒也去除他不少寂寞。他最愛吃魚，尤其他的湖北家鄉特產“武昌魚”。在台灣那裡去找武昌魚？我們夫婦總是買青魚頭做沙鍋魚頭送至他的退員宿舍，給他解饞，他覺得十分享受。其實吃魚事小，怕是那份我們少量的關心使他覺得溫暖吧！舒暢已歸天六年多了，最近他的弟子小苗已遵他生前交待，將他的骨灰護送回湖北老家，他總算葉落歸根了，我仍時常希望他來電話。

第二通是說老詩友 Roman，他曾狠狠地說，詩壇有三大壞人，第一壞為瘂弦，當副刊主編近廿年，沒有將他的大作給予最適當的位置，不够意思，已經敵視瘂弦數十年，至今仍不釋懷。瘂公現避居加拿大，已遠離是非。第三壞為年輕的林燿德，雖然他是最先奉送這位大老以大師之名，並執弟子禮，百般衷心呵護的一個，但在某些方面仍嫌恭敬不足，乃大罵也是最壞最壞的第三號人物，林已過世九年，早已笑罵由他。只有我這排行第二的壞人，世居台北，隨時可能有和他碰面的機會。其實我們同在一個詩社四十多年，一直奉他為比我高明千萬倍的大師級詩人，他也一直不把我放在眼裡，隨時由他指責笑罵。我也會成為他眼中的最壞最壞，真不從何說起。

第三通為親情的關愛。我自小離家在外流浪一甲子有餘，早已不知親情為何物，兩岸交流後，我曾接二妹夫婦及幼弟來台團聚數日。我現居台北東區近山的地方、出門有一小段坡路，我雖年事已高，但走起路來仍不老實，跑跑跳跳。二妹回去後，每來電話叮囑我走路要小心，不要還那麼不聽話，跌一交就不得了。天呵！這樣的囑咐多溫暖，多窩心。這樣的長途電話，我最愛接。

第四通電話有祖孫的溫馨。我有兩個孫子，一個外孫。我是他們的 Living 百科全書，有什麼疑難問題，他們總是一通電話找我尋求答案。這次是八歲長孫東東問我“八十歲是多少分鐘”，這實在不是一个太難的換算即可解答的問題，但對一個正在八十歲的老人我而言，一提到時間我就會敏感，一分一秒都在精打細算，八歲的東東那裡會曉得八十歲老爺爺的心事呵！我真有點難以答覆了。

現在的詩都一桿子被打為“看不懂”，我的詩一向很淺白的表達，愛寫高深詩的詩人，已經嚷着要開除我的詩“籍”了。可能仍會有人看不懂，再看不懂的話，我這後面的幾段“狗尾續貂”應該有助了解。

這四通電話的第一及第二兩位老友都已作古昇天了。已近九十的二妹还在，只是一直為腰椎移位所痛苦，找遍名医也治不好，現在已不能走動，靠輪椅代步。當年才八歲的長孫現在已是資訊工程的大二学生，現在輪到我去問他難解的數學問題了。時間真不饒人呵！

2019/11/9

■張堃

印度歸來詩三首

太陽神廟（Konark Sun Temple, Bhubaneswar, Odisha, India）

“如果你為錯過太陽而哭泣，你也將再錯過群星了。”

——泰戈爾（1861 - 1941）

究竟睡了才入夜
還是醒來便天亮了
石牆上斑駁的鐫刻沒有記載
剝落的壁畫，以及
零星錯置的雕塑
和青苔一樣
也都沉默不語
我來時
已近黃昏
拉著太陽神 Surya 的馬車早已毀棄
空餘巨輪岑寂在側
登上高聳的寺塔
遠遠眺望
海的盡頭依稀還冒著最後落日的餘煙
從那時開始
太陽就不再升起
只在荒廢的正殿後方
留下一抹燒焦了的陰影

新德里街頭

人出奇擁擠
車出奇混亂
所有的喇叭和可以發出的聲音
全在一起鳴笛交響
聲量自當超出分貝
除了險象環生的鏡頭
再沒有觸目驚心的景色
這裡永遠不會有脫序的一刻
只有瀕臨崩潰的瞬間
巍峨雄壯的印度門
遠遠站立一旁
看了又看，聽了又聽
百年無言
以後也不會有意見
而我正打算放棄這段行程
就像要甩掉手中糾纏不清
完全打了死結的一團毛線球

印度舞

那黝黑女子
不僅用水蛇般蠕動扭曲的身軀
展示了挑逗的肢體語言
亦用孔雀般華麗開屏綻放的魔力
設下圈套誘捕觀眾
接著又以比旋風還快的疾轉舞步
讓觀舞的人頭暈目眩
舞蹈的意思
大概就是要如仙如幻
就是要舞者已然忘掉自己

台下的掌聲喝采
呼應著台上忽前忽後
又變幻莫測的舞姿
我其實並不了解這齣舞劇的主題
只是那女子投來的眼神
還有手語的暗示
剎那間
我全懂了

■黃德涵

懸　崖

日出，風光起自深淵
日落，絕壁宿留鳥鳴
懸崖逼退死亡
像一張老人的臉
滄桑，慈祥，滿是眷顧

■應帆

五月的第一個下午

五月如期而至
春天和你都蓄謀已久

五月的第一個下午
和這久被忽視的河流邂逅
隔著不安份的水域
那演繹了萬千繁華的島嶼
只是沉默著
像一個遠離母親的孩子

一條大河奔流了一生
到最後　不過是
遇見更深更無際的浩淼
水和水的界限
不過是鹹與不鹹
彷彿年輕和不再年輕的眼淚

彷彿四月和五月的界限
彷彿時間的刀鋒
游刃有餘地把我們
切割成我和你
以及我的和你的

天空裡又開始有柔軟散漫的雲
夜晚的綠色窗紗之外
又有求歡的蟲聲和鳥聲
每一朵花又在偶然的盛開
和必然的萎落之間
陷入選擇的困境

五月的第一個下午
天氣隨時有失控的可能
在哈德遜河的西岸
春天和許多陰暗的情緒醞釀已久
卻不得不面對遽然凶猛的陽光

2019 年寄自紐約

■林煥彰

桐花的白

心中的白，純白
桐花思想著
我怎樣才能比它白 ？

日日想著，思想著
頭髮全白了，又掉光了……

2019.04.27/13:29 在社巴上

自己看到自己

夜，很深很深
很暗很暗——

只有一顆星星
不睡覺，他自己在天上
看到自己

——掉落在池塘裡！

2019.10.31/01 ： 08 研究苑

■李立柏

畫　素

黑白分明的眼眸顧盼
經典永恆的姿態
夕陽餘暉　一抹雲彩
回味無盡的餘韻
明日的面容如此清晰鮮明
一步一步朝向我們走來

2019.10.14 寄自台南

■陳韶華

綠玫瑰

綠風環繞的清晨，平鋪千里
螳螂舞著大刀
意想不到的一路綠燈
騎鵝的少女，穿越鬼火
驅趕開花的草地
綠色的大海一路追趕天空

我攤開手掌，大地啊
請給我綠色暗器與苦痛
面對一腔真實的綠
紋身的紅艷多麼可笑

河流吐出蘆葦，蟋蟀吐出野地
露水在花萼中，駐秒不朽
花朵與花刺分享
同一種品格

一片綠色花開，彷彿
幸運的閃電，深入你我的胎記

紫玫瑰

紫色風車旋轉
絲絹上擦拭過的向晚
夕陽自河心裡，扯出
紫金的天梯
紫葡萄爆裂，紅塵的酒色與香氣
撒滿人鬼神——三界的紫陌

暮藹中，大地鋪排
天堂的愛慾，高貴而又豪奢
“我被無端湮沒，更被拯救”

冥冥中，一縷紫檀的琴音
在人世之外邈邈飄升

■葉在飛

肉　身

成仙後
我收拾自己
碎成一千塊的肉身
有一片
被你撿起帶走了
我沒有阻止你
只因聽到
你那令人心碎的哭聲

晾　夢

把昨夜的夢擰乾
剛拿到陽台上晾曬
就被一陣風捲走了

驚人的神話

在夢中
我創造了上帝
上帝殺了夢外的我
又在同一個夢中
重新創造出我

2019 年寄自香港

花萼離開荊棘，軀體離開魂魄

人世蒼涼，花開往復
我所愛的人啊，
請用花枝的劍戟，刺穿我
一生一世的
痴心妄念

2019 年寄自安徽

■嚴力

風

早晨從遠方轉回來的風
不一定路過了希臘和唐朝
它不必尊重人類史的順序
而你必須欣賞它直接與
各類時空赴約的任性
我欣賞
從你想法裡吹出去的風
不是每次都安裝了
吹噓自己的程序

讓火勢舞蹈
風不燃燒
沒有站住不動的風
搞不清也不想搞清
你為什麼崇拜被刮起來的陽光
或更喜歡在雨中穿行
風行可以不是你的潮流
但浪漫都很風流

時　間

很多很多場雨
接力於土下
很多條生命接力於生死
很多次在豐盛的晚宴後睡去
就是為了醒來的飢餓
很多很多次穿戴
只是落葉與新芽的交替
很多的巢穴
坍塌了不再重蓋
很多很多次出門
在門與門的裡面
可以不接力不晚宴
不交替不重蓋
也可以不再進門
再與不再都不是回頭
時間只有環節
沒有鏈條

■張小雲

到虎門打了一個揚州油菜的嗝

火車快到虎門站
吃完最後一口油菜
油菜是霜打過的
這是上週末晨霧中過揚州時
一位種菜老太太推薦的
油菜裡放的小黃薑
是到蘇州時師兄給的
早上出門前我妹妹
將油菜用小黃薑炒好
她堅持要我帶到火車上
下車後準備前往
詩人們約定的地方
在刷車票
出站的那一剎那
挨霜打的植物甘甜
黃薑的暖意
恰到火候的炒功
混合到一起
令我將一個很有味道的
嗝
打在虎門的空氣裡

虎門銷煙

聽說到虎門
都調侃我
你去銷煙啊
我就回個“嗯”字
雖然沒有明說
在當前
到虎門參加詩會
確實可以跟許多人一起
用實力將文字鴉片
一箱一箱
銷毀

2019.1.19

■章治萍

在“章”的漳州

那天，剛到章的漳州，被魚老板接進城
我就跟暴風雨幹上了。後來，後來的後來
在南昌路，我跟一輛單車幹上了
在文廟，我跟一群燕子幹上了
在中山橋，我跟一架孔明燈幹上了
在永清堡，我跟一棵鳳凰樹幹上了
在蔡新故居，我跟一條看門犬幹上了
在老城口，我跟一碗阿芳鹵麵幹上了
在詩協，我跟一句題詞幹上了
在九龍江，我跟一隻灰鷺幹上了
在八卦樓，我跟一位單身空姐幹上了
她說她是官九代，在清朝她祖上就有人

是縣邑裡的官差。說讓我住她叔的酒店
那酒店有溫泉可泡，但我沒敢用保健包
包裡有各種各樣的中藥，說是免費的
但我就是不敢用它，也沒什麼歪心思
然後睡的挺香的，一大早醒來就離開了
在章的漳州，我閑下來細細地品味
就覺得自己始終跟自己幹上了，別的
沒幹什麼。後來，還是後來的後來

（十多年以後，我整理出以上的文字
發給仍舊單身的官九代，她說就在昨晚
政府收回了那家酒店，她叔又大掙一筆

許久之後，我只回了一個感嘆字：呵）

2019 年 10 月寄自江蘇

■世賓

眩暈症

相對於疼痛，它不用施加壓力
便在身體形成漩渦
相對於喘息，原本它是身體的陌生人
某種情況下，也許只是匆匆過客
但最近，它自居已是身體的主人

一個頗為自信的人，通過它
被迫重新認識自己的脆弱
通常，一個人只了解曾經的所是
眩暈症得以讓他，忽然意識到
熟悉的身體原來有很多的歧路
這個突如其來的症狀，不容分說
已佔據身體的制高點
並且常常僭越，以自己的搖晃
撼動早已形成的秩序
以自己的不確定性
製造新的中心

它有時可能暫時離去，但你
不能擺脫它的控制
你也無法明確：它的存在
對於身體，究竟意味著什麼

它摸不著，卻有時就是全部
它輕輕一晃，規整的世界
就東倒西歪
當你抱緊雙腳，它在一旁冷笑
它的出現，只是為了證明：
意外才是真正的真實

2019.1.15 寄自廣州

■林忠成

黑貓般的疾病

有一種長得跟黑貓一樣的疾病
跑到老王家門口裝可愛
街上行人流行走貓步
屋頂　一隻黑貓揭瓦

病在床上的老王
眼珠閃爍著貓一樣綠瑩瑩的光
屋頂揭掉一個洞
裡面的夢成群結隊跑到溪邊喝水
不回去了
生活被一隻無形的爪子撥弄
你的工作就是一天畫 30 隻貓爪子
畫完後交到夫人那兒驗收蓋章

嚮往過去

送了 19 年　這封信終於找到主人
坦克在窗前湧過　驚醒電影裡的鏡頭
在葡萄園　主人把自己的雙腿植入土中
1933 年某日　魯迅拒絕採訪
“我在寫一首小詩——”
警察局長被關在陝西的一首短詩內
被打爆了輪胎

偷養一群天鵝在你戀人的睫毛下
她會說：“別吹，很癢——”
楊貴妃就是被偷運到境外的其中一隻
職業殺手在大街上張貼“招聘啟事”

有幾隻塑料手爬到館長的桌上　討茶喝
那是服侍過貴妃娘娘的手
今晚有月光　我們何不乘此偷回唐朝？

2019 年寄自福建

■唐德亮

忙碌的春天

野草忙著返綠
竹筍忙著拔節
蓓蕾忙著綻放
鳥兒忙著唱歌

風忙著暖　攜陽光
拜訪心靈　攜雨點
親吻大地

忙碌的春天
拔走忙碌的村莊
將忙碌的村民
帶往不可知的遠方

春的深處　芳草慢慢地
擁著一個人，將他變成
一棵樹。忙碌地
分蘗綠色的手臂

悶芒鼠

加一點火
加一團煙
加一點二氧化碳
再加一點二氧化碳
再深幽彎曲的洞
也攔截不住無孔不入的煙霧

我聽不見芒鼠是否流淚
是否打噴嚏
煙悶之後　再灌一把水
走投無路的芒鼠
終成甕中之鱉

芒鼠死了。身上沒有血
更沒有一絲傷痕

2019 年寄自清遠

■北塔

市場上的公雞

它還在打鳴
像一個不識愁苦的小孩
一個不知死亡的老小孩

雙腳沾滿了自己的糞便
羽毛掉了，翅膀鬆了
但它還在打鳴

在血管被割開之前
在喉管被割斷之前
在從籠子到屠刀的漫長等待中
它還要打鳴！

在血被放完之後
在羽毛被拔光之後
它的軀體將被做成美味
我們的肚子就是墳塚，時滿時空

相約西單

人跟著人，卻互不相認
再往前一步
就會被腳下的磚頭出賣
牧羊女的歌聲
被驢叫衝走
商品之間擺放著
女人的愛情
隨時可以退換
而男人手中的票根
被宣佈已經過時

2019年寄自北京

■老井

爆破品

無證開採的煤礦，批不來爆破品
大地的骨骼實在啃不動
綜掘機的牙齒斷裂了一地
鐵鎬在堅硬的岩體上鑿下嘆息的白點
地心的巨龍扭捏著軀體一步也不願向前爬
產量完不成，收入直線下降
大半班過後
領導的怒吼比雷管還要響亮
工人們的體內裝滿了烈性炸藥

大罐升上地面

大罐升上地面
無數的凝固火焰被礦車載著衝出地平線
終於見天了，它們遍體的淚水剛湧出
就被寒風凍成烏黑的化石。肌體表面落滿
的秋霜，又為它們穿上溫暖的保鮮膜
好多日子，我一開著車頭上
用銷鏈，將上井的礦車糖葫蘆般地
串在一起，拉至煤倉裡嘔吐乾淨
然後再把飢餓的它們拽回喂飽

年復一年，愚蠢的心被逐漸打磨，烘烤
撞擊，脫掉表面的層層鐵鏽，石灰
產生了些許溫暖的炊煙，像是已被熱血
點燃
冬天的淮北平原上
我追著一縷從自己的喉管內冒出的
藍煙

2019年寄自安徽

■戴玨

白日夢

醒醒，醒醒，都已經日上高樓了！
夜闌人靜的時候揮發想像力，
竭慮使腦汁變乾，腦筋變困乏；

睡意，睡意，姍姍如黑暗隧道裡
初露的光明，它逐步擴大，最後
化為片片日光，照射花天錦地

的周遭，一時是劫後的九寨溝，
一時是堆積如山的共享單車——
你想去哪裡？又想著離家出走？

遠方的草原、橄欖樹誘發天樂，
卻不能持久；絕佳景致看航拍，
同樣是訴諸外物；苦心追求的

身臨其境往往不過車水人海。
市井中也有僻靜，要看你的心
能走多遠，沒必要親身去塞外

流浪；只因你的想像耗盡，只因
長城遮擋了你的耳目？夢見過
古時那位盲目詩人嗎？在海濱、

山村、名都吟遊，無處不受寂寞
風塵，留遺的英雄傳奇卻不受
歲月與地域的阻撓，譬如薪火，

總有機緣復燃。夜空中的北斗
衛星在看你，海報上的小明星
在看你回家；拎著飯盒在橋頭

踽步，你的目的地在眼前變清，
美夢應在夜裡，家裡期望；醒來，
白日是生活的時辰，何必任性？

2019年寄自香港

■冬夢

留給詩去說

綠油油的公園內
一陣風跟一群草
不經意的摟抱
令我怦然心動

一個小孩追著風箏
風箏追著雲
雲追著
我抬頭看著的天空
天空沒有煙沒有雨沒有淚
陰鬱的心事
留給詩去說

倦於喧囂

——遙贈嶺南人兄

我們曾在維多利亞港畔的酒家
享受一頓悠閒的晚膳
喝香醇的啤酒
聊你在香港出版第一本詩集《結》
也看了整晚的月光
當年，我仍是弱冠少年
當年，酒尚溫詩仍暖
我未察覺
月色
幾時悄悄翻過你的湄南河啊
這一翻，原來已經四十二年

今天的鳥語花香
早已成了明日漂泊的風景
如今您我
已離職場且倦於城市的喧囂
歲月匆匆流逝
猶幸詩堅持是我們
此刻
唯一共同溝通的語言

洛夫走後，我的書架上
仍珍藏他的三千行長詩集《漂木》
仍對他思念澎湃洶湧
每次我站近書架
隱隱聞到一陣陣河水的味道
詩的味道還有
我們當年喝過的
那瓶啤酒的味道

2019 年寄自香港

■劉正偉

想起你

愛是一種短暫的修行
我們都提煉過那些時間

關於舌與火的淬鍊
我們見過黑暗的盲目與冷

明知道前面是一座座危險
顛躓的大山，我們勇敢去闖

後來，我們逃往各自的繭居
不再鑽探，彼此生活的井

凋零，見證生命中的企盼
那些，不再來往的時光

2019 年寄自台北

■陳葆珍

天公與地母

這人類給你們起的名字
多麼合適
這讓人們知道
大自然的一切
皆因你倆既對持又相知
可我不知道
既然你們是天生的一對
為甚麼無法相近
落得個
年復一年的相思

2019 年寄自紐約

■林啟

默　讀

久坐寂靜書室
默讀古時典籍
偶看中庭葉落

夜　樹

昏暗燈光
樹半邊映黃
另半染於夜色

2019 年寄自多倫多

■王性初

忘卻紀念二首

臆想臥軌的萬份之一秒

這是無法忽略的驚天動地儀式
許多默默無聞的白丁躺過
不少趨之若鶩的名人臥過

臆想那儀式絕對詩意而遠方
朦朧中鐵軌交響樂天國奏鳴
萬份之一秒普天下的花卉都春暖
萬方高唱響徹寰球的心聲

將凡人的心事告慰雙親與戀人
雙軌的遺囑是兩道平行的輓詩
韻腳規整音調鏗鏘呈血色
從軌縫中長出了玫瑰的風姿

還聆聽什麼從地表娓娓傳來
夾雜著萬千粉絲的送行
素花千朵花圈萬叢淚眼婆娑
將鐵軌淹沒成獨特的墳塋

近了近了一隻龐然怪獸迎面撲來
笑容輾成永恆的隔日黃花
世紀中多了一天洶湧而至的澎湃

2019/8/14

一把斧頭的古跡

為斧頭寫一首頌詩
不遜於歌唱太陽歌唱月亮
高亢過鞭笞暴力鞭笞瘋狂

不是在風高月黑夜
也絕非戰火紛飛時
風和日麗的闔家團圓日
一把斧頭撰寫壯烈的史詩

鮮血淋漓出妖艷的嘶喊
絕望洶湧讓黑土地崩坍

一斧砍下新人類新的壯舉
一斧砍出傳揚千古的記憶
道德的標杆被忽略不計
理智在斧頭下軟弱無力

海風猶記血腥的邏輯
卻遺忘了血跡斑斑的黃頁
頌揚斧頭只為了靈魂毀滅

2019/10/14 寫於一間紀念館

■黃靠

你們，我們

你們，以勝利的姿態慶祝
我們，以失敗的慚愧慶幸

你們，以得勢的時間碾壓
我們，以沉默的空間表達

你們，以高昂的頭顱炫耀
我們，以低頭的狀態謙卑

你們，氣勢如虹勢如破竹
我們，節節敗退堅守底線

你們，忠誠被腐敗攻破
我們，被腐敗攻破無背叛

你們，從來都是國土的過客
我們，始終都為良知守靈

你們，大不了年輕力壯時放蕩
我們，等你們年老體衰懺悔

10-2

■魏鵬展

我在靜聽秒針的聲音

甚麼也沒有的空間
掛上一個時鐘
秒針的移動
在這個靜止的空間裏
看來是一種活力
四周無聲
我在靜聽秒針的聲音
我在凝視分針
分針一直在移動
適當的時刻
鐘聲響起
甚麼也沒有的空間
我在靜聽
寂靜中
秒針的聲音

2019 年 10 月 27 夜

在最骯髒的牆上寫了最美的願望

空間的顏色很黑！很黑！
我的牙齒健全
舌頭能動
我為甚麼一直啞口無言？
我明知雙腿水腫
將無法走動
為甚麼拒絕臥床不起？
拐步走過濕臭的後巷
冷氣機滴水
濕了的路
發臭
在最骯髒的牆上
我寫了
最美的願望

2019 年 9 月 29 日夜

■達文

巴薩迪納

建築　作為音樂
每天都在逆旅過後
沉澱出夜色

這樣熟悉的迷宮
重複在懷舊的霧靄裡
封閉著海岸線

十里開外
亡靈是掛滿樹上的彩燈
天越黑　終點越遙遠

擔架隊

我們把重量停放在午間
我們難得呼吸著相同的頻率
我們的及時雨　視線　開始聊天

你忍著點
奈何橋上還有半個黎明
你不會認得出循環的烽火

門之戀

與你的相會都是短暫的
吻過　哭過
都要別過

給你家
或者旅途的視線
然後縫合牆

你有個影子
與你站著相同的土地
我的軸線
黑暗過滄海桑田

■岸賢

尋　找

尋找小熊維尼
在孩子們嚮往的百畝森林中
自由
嘴饞
笨拙而又自信的維尼
在方塊字的國度裏尋找他

尋找一把黃雨傘
過去的日子
我們曾無視舉傘的他們
痛心疾首的呼叫
風雨中
他們的身心濕透
狼狽而寒冷
直到有一天
我們身處的自由港
成為一隻敏感的漁船
這雨傘
我們在唾液和血淚風暴的浮沉中尋找

尋找一個承諾
曾在維多利亞港的兩岸
以不同的音質
與顏色
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現在
已變成了
舉起的一隻又一隻手
一個共同的心志
一首齊唱的歌
一段長長的人鏈
一道歸於家園的榮光

10/10/19

■牛牛

尋　找

而我們走到街上
隨著笛音尋找小熊維尼
在萬民的百畝森林中
迷失而尋找方向
霧霾掩蓋的自由
污水浸泡過的公義
維尼屁話好不香甜
在蜜糖的狹縫有幸見他
辛苦了，維尼，滿肚的綿花塞滿
權力

一把黃雨傘擋去了過去的日子
痛心疾首的吶喊
喚來了幾場風雨
良心被濕透，著涼
直到有一天
我們身處的自由港
漁船捕獲了幾多愚民
我們在唾液和血淚風暴的浮沉中尋找
公義

維多利亞港的雨岸
以不同的音質
與顏色
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現在
已變成了
舉起的一隻手又一隻手
一個共同的心志
一首齊唱的歌
一段長長的人鏈
一道歸於家園的榮光
這承諾
在催淚彈的煙霧和槍聲中刻舟求劍

11/10/19

■遠方

落　葉

1、
一片葉子
糾結著
飄落在窗口
我不認識
也許它化了妝
焜黃卻帶有血色
於是有人告誡說
記住了
這正是季節的
生死面相
數千年不變

2、
那是一年的明細賬
還附有扼要的點評
我主動交出來
西風已經來過了
帶有偏見
還記仇
八百年上千年的
那一點點嫌隙
硬是混雜在情緒裡
我主動交出來了
等待公平
也相信輪迴

3、
一轉身
就不見了你
踏上回去的台階
才發現
你的留言
寫在一枚
經霜飄落的葉子上：
等我，二月

■雲中雀

羊皮手套

冬天下鄉調研
農家樂吃過飯後
書記健議一起去轉轉
順便拍幾張喂羊的照片
羊興沖沖跑過來了
聞了聞又走了
書記幽默向鄉親打趣
感情你們鄉下的羊
比羊館還認生
說罷揮了揮羊皮手套
努力向陸虎走去

井岡山

既然到了吉安市
就想去看一看井岡山
風景依然秀麗
曾經的革命搖籃
現在似乎更適合療傷或
憑吊一首民國童謠

進山前我被要求
交出一切可疑的火種
看來現代守林人比從前
更具憂患意識
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候　鳥

入秋之後
天氣似乎與期盼的一樣
我開始等待候鳥

只是候鳥始終沒來
後來北京孫同學
透露了一點小道消息

說北戴河吹的風向不對
於是候鳥不來了

■張子清

人　生

一、
年輕，歲月的累積少，
所以你快步如飛；
年邁，你邁不開步，
無形的時間重負
壓得你彎腰駝背，
直到你趴下、

二、
年輕時，
你不覺得年輕，
年老時，才覺得
那時多麼年輕！
可惜在稀里糊塗中
你已經把青春花光。

三、
出生時哭哭啼啼，
是羞見、害怕還是
不願意來到這世界？
永別時流著痛苦的眼淚，
是懊悔、惋惜還是
留戀這世界？
當事人無法表達，而
答案被世世代代塵封。
誰知道？天知道。

2019/6/22-23-10/2 南京

■桑克

給住在樓下的弟弟的一封信

我告訴你：東部的農場是軍隊的，不是
父親的。他的煙斗中放滿了乾豆角葉子。
沒人道歉。你知道：這個國家有太多的
歉意，對山上那株榆樹，對河邊那株
鈴蘭和她的姊妹。父親躺在草叢中看著
比飛機更高的一顆星的滑行。因為高度
他不能斷定：那是衛星呢，還是流星。
常識的獲得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艱難，
在像黑龍江這樣遼闊而又荒涼的外省裡。

老虎砬子以南

本子上細膩的鉛筆畫
一瞬間活過來，當我戴著
茶綠色的眼鏡。一切都那麼肅穆
好像一截拷貝從活動的電影中剪下，靜靜地
掛在天空的幕牆上。每一個角色的眼神都那麼相同
如果你沒有仔細分辨它們細微的變化。
看待風景，看待陽光下的鐵軌也是
這樣的粗心，你還能看到什麼？
一匹駑馬在身後打了一個噴嚏，徑自走了，
彷彿它經過的不是你——一個大活人，而是
一塊石頭。如果你動了一下，它或許也以為
那不過是一隻偶爾在石頭上休憩的蒼蠅。
一隻傷感的蒼蠅，通常被認為是一隻不合格的
蒼蠅。在我的視野裡，儘管天空的面積比城市的
大了許多，但是我的心門仍然被什麼東西鎖住了。
我叫不出它的芳名，只能咬著細碎的小牙含混地說：命運。
一群陸地鷗從頭上飛過，尋找著含漿量高的麥田；
我在心裡疾疾地狂走，妄想找一塊偉大的板磚，把
枯萎的井填滿，好讓裡面的
清泉溢出來，流過荒涼的農場。

2019 年寄自哈爾濱

■楊河山

深夜去松花江北岸看冰燈

當我走在路上時始終在想，我能不能也成為
一座冰燈，被什麼人點亮。
根據以往的經驗，知道那裡一定會冷，
為此我穿上了厚的羽絨服，
棉褲外面套棉褲，穿著北京 T 台走秀時
的黑色高筒靴，兩只棉手套，
好像與人拳擊的那種。當汽車快速駛入
松花江公路大橋時我不停遙望，
那一片明亮璀璨的地界，在河灘左側
不像人間的，色彩鮮艷奪目
也讓人懷疑。但沒有多久我真的站在
這些冰燈之下了，感到自己的
臉瞬間被照亮，彷彿我也是一座冰燈，
渴望流光溢彩，拒絕四周無邊
的黑暗，這個夜晚，其實我始終在與黑暗
搏鬥。

中元節

每一個家庭都永遠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
亡靈，但亡靈已不屬於他們，
至少無從得知。他們在另一個世界
流浪，或者重新擁有了
自己的親朋或許沒有，仍然孤獨。
他們眺望人間，如同隔著
一條大河遠望對岸的燈火。
但我們終將與他們在一起，
闊別多年相聚那一刻或許感到陌生
或許仍然親切。然後我們
共同望著對岸的燈火，回想逝去的
歲月，那個時候將突然發現，
如果永遠不會忘記會有多好。

夢醒

此刻，我從夢中醒來卻並不知道我在哪裡，
是否活著，或者並非如此。
我不知道我是誰，以往經歷的一切
歡樂和悲傷，也不那麼真實。

2019 年寄自哈爾濱

■葦鳴

對賭，在2019的夏與秋

對賭一場命吧

祂或牠或她或它或他
是俄羅斯輪盤裏的
那顆子彈
不知哪一下
就會射穿某個
太陽穴

當你還笑著陪ta玩
貌似虛幻的街頭戰爭
遊戲著熊熊火光
殺聲震天之後
命定的某一刻
總會發生剛巧是你
而已

你們的軀體
終會頹然倒下
ta們不屑一顧
都嚷嚷著
這是我們的時代
革命不是請人飲茶熨酒
如今的結局是最最好的
沒有之一只有活該
一切由你你你或你
開始

你們倒或不倒下死或
不死都將迅速腐爛
沒有人會回憶起
你們曾經陪著笑和玩的
邪惡醜陋嘴臉的模樣
ta們會繼續活下去

■高潤清

打　卡

走在歲月消磨裡
孤芳自賞成一闋煙雲
淡淡烙記
這輕輕的夢
佇留片刻

請記住這印痕
夜雨朝露的浸洗
不屬於過客
無需悵然

也許太多的足跡踩踏
那一片笑聲的沈默
總有翩然的語囈墜落

酸甜苦辣的情話藏不住

就以喀嚓保留
瞬間
妳的笑靨
你的身影
在彼岸的我
無需追問
如影隨形

2019.11.6寫於環西路

玩著尋尋覓覓下一頭
該死的豬，先把ta
剝個光光脫脫的再毒打個
傷殘、癱瘓乃至失去意識的
八成半瀕死
而未亡

或你你你和你

2019.10.3.晚11:28
2019.11.2下午5:30

■俞昌雄

風吹過的紙片
雨灑過的江河

忽然間想起那位名叫東蕩子的詩人
在大雨敲打滿城芒果樹的時刻
阿斯加的火盆就在居室裡
那冷卻的碳灰，多像我觸摸過的句子
兄弟啊，過了中年，雨滴是如此
晶瑩，它們同植物一樣呼吸
不要躲閃，也不要喧嘩
阿斯加聽得見地底冒出的聲音
在大雨刮過的每個人的臉上
那憂鬱的茫然的眼神，那晃動著的
一整個世界的身影，兄弟啊
你已如此平靜，隨詞語而發光
在那遙遠的世界，藍色的柵欄已高過
膝蓋，單飛的鳥已覓得故鄉
風吹過的紙片，雨灑過的江河
阿斯加要一路奔向你的懷抱
兄弟啊，你兩手空空
大雨落在左肩，懷裡卻掛著彩虹
我夢見它的樣子，我掉下的淚
重又回到你的臉龐，兄弟啊
我有烏鴉的黑，迷戀深海裡的魚群
阿斯加喊了幾聲，世界正疼痛
再也沒有一頁白紙可以裝下這場
大雨，再也沒有像你一樣的人
活在世上，正如那被抹去嗓音的詩
兄弟啊，你不要回頭
雨幕中定有神跡，而我如僕從
代替雨滴前往人類的聖地

2019.5.16寄自福州

散文詩專頁

■秀陶

橋

橋是河的梳子

橋上：人們駕駛著車子來來往往
橋下：水們駕駛著時間一去不回

2019 年 9 月 21 日於老人院
陳銘華整理

雲

雲想衣裳……

萬里晴空無片雲，她是一絲不掛的裸天。但晚上登台的時候，還是晴天，她卻穿了一襲藏青色鑲滿了亮片的罩袍

2019 年 9 月 28 日於老人院
陳銘華整理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 中 $100 支持
輕 鳴 $60

■丘伯度・奧文

室　內

有些東西悄悄地進來。我們都知道，因為我們把眼睛留在那裡。孤獨是從空白的鏡子進來的。死亡從畫裡下來，衝破博物館的框架。角落敞開像石榴，因此蟋蟀和觸鬚也進來了。而且，雖然我們忘記把燈關掉，黑暗仍然用更強的黑燈把光吞噬。

然而，這些並不是以沈默的方式進來的全部的東西。還有一些不大清楚的。假如我們連嘴巴也留下，我們會叫得出它們，勸它們互相交流而不失其自我。可是，能夠計算二次方程式的孩子們一到十八歲便自殺了。因此，我們寧可看著這些東西悄悄地進來也不對它們指名道姓，好讓大家繼續宣示二加二等於四。

秋原　譯

■宋逖

1937

小提琴家梅紐因可曾戴著 Rolex 金錶演奏巴托克
當然，1970 年代我在《中國時報》曾見過這幅整版廣告

是梅紐因讓我愛上 Rolex 金錶，在二戰期間他們也生產軍錶
我想空軍飛行員們會因此傾心廣播裡的小提琴曲

“你已經真的擁有了你人生的第一塊 Rolex 錶了嗎？”在茉棉鎮的 Omega 店茉棉轉過頭溫柔地問我
“我想我是認真的，我想在這個時刻我曾多次代替瘋安德烈回答過：我愛妳”

“如果你的英文足夠好，而且你既然已經在高德地圖上確信茉棉鎮有過三家 Omega 錶行”

“那麼你又為什麼戴著一塊 1960 款 Rolex 錶出現在撤退女兵們的隊伍中，為我哭泣”
在這裡，Rolex 被譯作勞力士。
Omega 被譯作歐米茄。
Omega 迷們何曾在深夜排隊，1937 年僅有一塊歐米茄防磁錶在此地出售

親愛的茉棉，請原諒我一直在給你的詩中記憶起這些你從不知道的往事
比如北烏克蘭的女兵眼珠是碧藍深灰色的
比如小提琴家梅紐因一定會在他的回憶錄裡談起他的朋友那次 1937 年的茉棉鎮之旅

比如我確曾翻譯過詩人金重寫他的瘋安德烈在茉棉鎮系列，他手腕上戴的是我送他的舊款 Rolex 錶
在那裡，你英文好得讓你找到了在高德地圖上消失的故國

如果一切都是如這樣所說的，發生在因為小提琴家梅紐因寫給我的信件上
“親愛的茉棉，我郵遞給你的這張在巴塞爾 Omega 店前的照片”
我總會想起我們共同的朋友
斯考麗・阿赫瑪托娃，童蔚或者羅伯特・察杜梁
他們何曾在寫完一行詩的時候會忘記梅紐因和我一起用防雨布裹緊一塊 Rolex 錶的時刻！

2019 年寄自北京

■方壯霆

返老還童

三天前，從廣州出差回來，我馬不停蹄就早起（4:45 AM）上班了。昨天星期六，我酣睡到下午三點才醒了過來。嚇得妻每個小時都來檢查我有沒有呼吸，身體有沒有動彈。

上一回同樣的深眠，該追溯到讀中學的年代。每個星期天，唯一的休息日，我都是大睡不醒，不到下午都不起來。而週日上學的早起，比登天還難。回憶起來，耳邊仍依稀聽見母親高一聲低一聲的呼喚，“霆兒，起床了，要遲到了！”如此反覆幾十遍，幾乎每天如此。即便後來當了工人，上了醫學院，也偶爾發生。遙遠的過去，記憶猶新；總是一種不無內疚，但親切無比的懷舊。

是的，我寶貴的青春之歌就這樣昏昏沌沌地睡丟了。沒有多少迷人的浪漫，未見世面的貞操也就神不知鬼不覺地留守下來了。

起床後，老母親一見我，笑了一下，馬上就在眾人面前數落我的過去。最後還說，“你是返老還童了！”“真的嗎？”，我尊重地反問母親，但語調裡，充滿了對老字的反彈。

歲月如梳，而且不講情面。我只是犯疑，今天之沉睡是跨越時空的殊途同歸，或只是曇花一現的返老還童？人的身體全由生物鐘掌管，精確無比。但如果我們的生活顛三倒四，它偶爾也會在程序上出軌，常理之中。

不管如何，長眠後醒來的感覺，不但新鮮，而且非常過癮。

2019. 3. 17 凌晨五點

■賴運勝

棕　櫚

頂天立地的棕櫚樹，高昂著頭顱，挺拔起腰杆，四處瞭望田園村屋；
斑駁粗壯的棕櫚樹，頭頂著蓋傘，方迎著笑臉，八方笑傲風霜雨雪。
棕櫚樹，一輩子只要一點點位置就夠了。不論門前屋後、田頭地角，只要有一撮泥土、一點地方，都可以升起綠色的旗幟。
棕櫚樹一世常綠，婆娑密匝，透明清澈。不論春秋冬夏，不論嚴寒酷暑。春天，它固然綠得可愛，冬季，綠得更加深沉。點綴天涯海角，直立高聳雲天，蔥翠欲滴，在寧靜的大地上閃出一道美麗的風景。
人類讚美棕櫚獨立率真，永遠如一的性格，在大自然的世界裡，始終仰天躬，展示“生命之樹常綠”的韻色。
人類尊崇棕櫚純樸厚實，盡職盡責的品質，在植物王國裡，始終對大地——母親，滿腔熱情，在大母親的懷抱裡，貧賤不移，秉性難奪。
人類敬畏棕櫚拋顱灑血，勇於獻身的精神，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終高昂向上，勇於犧牲，樂於奉獻，求人甚少，予人甚多，只為人類幸福。
人類讚美、尊崇、敬畏棕櫚，其實人類也是讚美、尊崇、敬畏自己啊！
因為它，就是人類自己的象徵。

2019 年寄自廣東

■張玉泉

河流的聲音

白楊樹的河流，舉在頭頂的波浪勇往直前。拍岸者，靈魂的手掌撫弄村莊的歷史。
我的目光落在黑色的時光裡，楊樹葉子正在相互激蕩命運的火花。山川帶著青澀的煙霞，向著北方的河流奔湧而去。
我們是大海之中的一群游魚，漂泊在母親的手掌之外。
我們是一棵帶著鄉音的小草，在故鄉和城市之間尋找立足的田園。
我的心早已成為一顆無法被你諒解的出走者，跳動著北方的血脈，又奔湧著山野的柔情。
像是祭祀一段沉重的月光，澆熄了心頭的火焰。

告　別

父親離開的匆忙，未來得及做一個詳細的告別。
只有這座盛滿了雨水的院子，還在傾訴他生前的一切。
我們守護在故鄉的緣由，就是因這親情的維繫。如今，牽掛如同晾衣繩上的絲瓜藤，被風雨扭斷。
時光的身影啊，你倒下的地方，竟是我內心埋藏多年的傷口。
無法道出事實的真相，多少被掩埋的時光，藏著未曾說出的熱愛。

2019 年寄自北京

■陳銘華

唐人憂天

加州每次選舉都有不少民眾譏為 BS 的提案待決，其中尤以 SB 開頭編號者居多，而 BS 或 SB 不過是美中兩種語言同表不屑的不同說法而已

聯想到政府近年對唐山疑神疑鬼的態度，我不免也膽戰心驚，莫非 SB 不知不覺已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中

2019 年 2 月 15 日

雨　變

折翼的天使散著步儕集到烏雲上，立——正，齊齊咆哮撒尿

我困在機艙裡胡思亂想：魔鬼和天使不都來自同一隊伍嗎？他們的淚水剛剛好像被催淚彈催出來了

2019 年 8 月 8 日雷雨中過香港

七彩港

一、

背囊中除卻黑白黃藍的衣物外，一無所有。我只好留在候機室內，祈求風雨過後看見彩虹，而非那些七彩的顏容

二、

背囊中有黑白衣服各一套，黃絲帶藍絲帶各一條，我選擇不著一縷，驀然回首盡得風流，過關登機一夢飛越重洋

2019 年 8 月 20 日過香港

■徐金秋

晨　霜

大地，終於有了一次深呼吸。

這不冷不熱的，總要讓冬有點存在感吧。不需大張旗鼓，不需告訴任何人。不聲不響的一頭扎進夜的深，然後尋著光亮的方向，漸漸打開，淺淺說出。深入淺出比高深莫測要恰如其分。

能想像得出那一刻不邂而遇嗎？是歡欣驚詫，還是激動顫抖？

經得起一場寒霜的，通常一覺醒來，就是大好晴天。

和風軟語的世故，被言辭犀利的好事者冷不丁的驚醒。在一個不需任何修飾的冬晨，通常以一棵莊稼的身份，貼近土地，放低自己，感覺到人間最真實的煙火，迎著一股清新的空氣。

那習慣低到塵埃的，一定是披著一層乾淨的袈裟，打坐，瞑想。

夜的神秘者，一襲長風，劍的寒光出鞘，旋即退出黑的江湖，隱姓埋名。

在這寒冷的夜，有誰還能靜下心來，與星星通宵達旦交談，一夜間，變得單純、乾淨，閃著精神的光亮。我突然想到那些卑微細小的事物，內心好一陣感動。

多少年沒見過一場大雪了，好像都追隨多難的祖父一起去了，只留下白白的淡淡的記憶。那些年的夜，通常聽到他一陣陣咳嗽聲，天亮的時候，大地一片寒霜。

2019 年寄自湖北

■阿薇

地下那團火

你壓抑了多少年，竟鑄成了墨色的固態容顏，卻依然閃著不朽的光，在幽暗處嘿嘿地笑，不曾皺一下眉，儘管只有咱頭頂那盞燈能看得見。

你是被歲月擠扁的山、凝固的海、冰凍的河。你有千萬年的傷痛，那是因為情未了、夢未圓。我知道，你的夢睡在八百米深處，你期望有一天，吐出衝天般熾烈的火焰。

於是，你的煤壁上映照出了一疊疊採掘者的身影：嘴角叼著油燈的、頭上帶著礦燈的，手中揮著鍬鎬的、握著風鎬的，還有架著新型液控水槍的……那是前仆後繼的古老且又新鮮的傳說。於是，在你血脈般交織的巷子中，留下了一行行艱難前行的足跡，一灘灘汗水澆開的花朵，一個個新的採礦科技成果，甚至是鐵鏽般的血漬烙印，至今仍能讓後人清晰一一分辨。

歲月不居，你終於昂首挺立、噴薄而出，像墨色的泉，像一首鏗鏘的歌。然後，便是靈魂的彰顯與怒放，彰顯成一朵嫣紅的花，怒放成一團明亮的火，照亮一張張興奮且自豪的臉。

是的，火才是你的原型、你的靈魂、你的終身不變的初心和那首生命執著的歌。這靈魂熾熱著，照亮大地，照亮山河；這歌高亢著，唱給這世界，映紅這世界，暖了這世界，還有咱的祖國、咱的能揣滿天下的火熱的心窩窩。

2019 年寄自吉林

■銀髮

養老院走漏的風聲

秋風起了
也許我支撐不了
多久了

既然我年輕時比不上你
所以
祇有我的子女可以
嫩葉般比你年輕
至於美麗與才華
權力與富貴
等等
不幸
我更加比不上你了

窗外遲早會來
一場狂暴的秋雨
我已經一無所有
除此無他
幸好
命中註定我還可以比你年老

唯有這樣才可以比你先走一步
避免見到你
年老時無可避免的
像所有無助的老年人那樣
那麼卑微

2019-10-27 北卡

■杜文輝

小樹林

我來到小樹林
坐下來
蓽仿花的樣子盛開　散發香氣
身後的麻雀
在織一張莫名的布

一隻蝴蝶
將翅對折起來停在我肩上
用複眼將我看了好久
想了好久——
一定是我不怎麼好
又離開

石頭上

石頭上刮南風
刮北風

石頭上春天開花
秋天長草

石頭上落滿塵垢
塵垢被雨洗盡

石頭上空空如也
爬著一隻虎

早　晨

我還在睡夢中
已聽到呱啦鳥在郊外
叫著新鮮的農事、果實和吉慶
翅膀拍動水珠和花粉
送來豆麥、玉米和蘋果的信息
送來求愛的歡聲
笑語

我周圍的電鋸也次第響起來
開始切割石頭

■方大宇

死　夜

有時我不知道我是否活著
生命就只是個名字

一些人在看不見的遠端，走了
不是癌症是孤獨死

深白的夜裡腳底在游離
也許明天，我就是上帝的學生

手垂直擺渡、掙脫、平息
在這比黑還黑的死夜

我把夢狠狠遺棄
在 21 世紀最後的孤獨！

我想，你還在

我靜謐地邂逅過一棵多年未
結果的樹的年輪。我知道她曾來過

那年秋天，黃葉在歡慶
冬日的搖擺中鋪滿我們來時的路
鞋印的遺胎，生長在我們熟悉
卻叫不出名字的天空下

她選擇獨自走過不會垂腰的雪地
她喜歡雪的顏色，喜歡
天空就是眼前的雪

跟隨時間靜止的河流攀岩著
氣流走過這條路，我的手
灼熱、流淚而疼痛
我知道她在樹壑深處

我在等待候鳥把第五個季節的種子核
叼落樹上枝頭。我想她還在這裡

2019 年寄自上海

■李白雲

南村藝術部落

部落與田野融為一體，就像對稱而黑白分明的太極圖。我拉開門，把林蔭放進來，在一張未完成的畫作面前，點燃一支煙，看看山頂的積雪，在畫家的筆下如何一點點地溶化。不過，他對冬天的前置或後挪不熱心，更在乎模特的唇線與城牆的相似性，並叫停了她的微笑；末了，他把我的煙蒂作為箭垛直接粘於其上，並指出這是淚腺最佳的射角。

初　遇

畫中的風，來自未知方向
列維坦的骨頭軟管擠出的葉綠素
在碉樓的山牆上發紅
脹飽的泥濘卻在吐水
夕照很深，我挽起褲腳
走進山前的一座古城
眉毛竟然沾上畫師備用的雪

園林式的佈局，猶如心圖
傘開的鳳凰木
也讓荷花按圖索驥
不惜拗斷自己的氣管
對一些時序紊亂的掛果
我沒有加以責備
有支筆在瞄准它們
在美醜的門檻前發出指令

亭　心

亭心依欄而坐的
那團黑影，在劈柴
斧頭向我襲來時
就像夕照的本身

我召回蓮花
給出攀扶的高壓線
彌補天地的結合部
沿途，它用微漚做深呼吸
並以枯葉發佈霜訊

秋天，已在一棵樹上站定
讚美我身後那堵白牆
相鄰的家，人畜的瓦房
從粉刷描紅中得到簡化
門楣掛著那串玉米或菜乾
在風化，炫耀我剩餘的原罪

對　弈

林中的這局棋
不同於街邊的地攤
觀者不得妄議
落葉迎刃散開，沒有
圍攏過來指點江山

窩在宮中的主帥
注定是我追隨的偶像
它所發動的廝殺
旨在觀賞我化身為
吹過河岸上空的炮灰

盤面皆是敵人
唯有令旗孤單
兵卒，無論屯邊或盤河
皆由外交辭令督戰
嘴炮的彈坑很深

這種戰事的一再飾演
突破了漢界，開進一個
由車馬牽引的宇宙。我
作為取自木頭的一枚棋子
正在年輪的外圍參與佈防

2019 年寄自廣東

■田園

中　秋

一、
月光躲進雲層
風雨的足踝在樓頂
莎莎作響

母親的睡姿很涼
目光溫暖
一心一意走過歲月滄桑

父親把心底的山水
乘以一顆紅心
讓雲帶給母親

老村在雲端蹣跚
憂鬱的鄉土氣息
縈繞在心上
把笑聲帶到波谷浪尖

二、
天空氣壯山河
果實是豐收的表白
老樹葉在風中晃蕩
被年輪剪出白霜

拾一聲雞鳴裝進行囊
抓一把熱土
朗誦裊裊炊煙揮就的詩行
一朵黃菊飄進素箋
紅棗柿子
還有落滿灰塵的蛛網

選擇離開有多無奈
多年前的一盞月色
是風提過來
鑲在樹梢之上

2019 年寄自山西

■鄭建青

西藏絨布寺

離天近
修行為天

修行為天
離天近

離人近
修行為人

修行為人
離人近

修人行
須修踐行

修德行
不修不行

觀“雞尾酒會：現代舞”

——*The Cocktail Party: Dance*

傾杯求一時之醉
雞尾酒變為
痛哭的淚

哭聲喚來侍者
托盤送上一杯杯
液態靈丹

群飲群醉群吻
一張張面具
蒼白如屍布

傾杯再傾杯
把無聊與頹廢

■汪尋洲

鏡　子

交替間，自身倒轉
望著鏡子中被隱藏的自己
他說話，我聽不到
我行走，他卻奔跑
當我轉過臉，他依然在那裡
彷彿他比我還早來到這
世上，一直在無人回應的出口處
停頓並將原來模樣投射給自身

在夢與虛無之間
你總是能找到
恰到好處地表達自我
無需分心，就能聽見內在的聲音
因為時間為你定形
而我在這次轉折中卻隱匿了自身

腳　印

一片貧瘠的荒蕪
一連串的水滴在沙漠的深處湧動
一個人的腳印漸漸地
露出，隨後又被掩埋
一棵破碎的樹
一顆心仍在跳動
在這無終點的途中……

2019 年寄自安徽

傾到曲終舞散

倘若揭下面具
那一張張臉龐
是否也涕泗徬徨
蒼白如屍布

2016、10、4

■姜華

微　信

微信支付年代，網絡是無聲的箭
動車如風，記憶被切割成碎片
我的手機卻經常黑屏。那些行走或
坐立的老人、婦女、學生、甚至
兒童，每人懷裡抱著一部手機
像抱著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二維碼裡
究竟隱藏了多少金幣、香水
和鴉片。一些過去低頭走路的人
現在仍然，低著頭

有事沒事就刷一刷，存在也是
一種幸福。多少親情、友誼
和方言，食指一點就沒了。有些
像霧，又有些像霾

人過中年，我也有輕微的驚恐
一部劣質手機，不知道
哪一刻，突然死機

當　我

進入回憶通道，有季節溫寒從
我體內掠過。一棵樹正在秋風裡
風化，如謝頂妻子的嘮叨

身體裡故人，如黑洞裡繩索
從血管裡伸出，捆住我
嚴刑拷打，誰聽到夜鳥在哭

也多次返回從前。可是
我的父母、妻子、兒女和親人
又朝何處安放，我不忍心

昨夜，我夢入一條逼仄的胡同
牆上有字，如天書
讓人無法辨認

■輕鳴

水　果

蘋　果

無數次地
墮落，這次
碰上了一位牛人，暴露了天機
於是，乾脆掙脫萬有引力的牽掛

衝入太空的無限
甩掉陽光的追蹤
突破銀河的阻斷
終究擺脫不了 xiàng 思的纏綿

盆景枝頭
倒掛，猶如史前豐腴的女神
姿色欲滴，激情飽滿
期盼季節的采摘

Xiàng：相、鄉。

鴨　梨

你，明明是植物
裝什麼動物
照鏡子看看
毛都沒有
和鴨有什麼關係！

你，長得並不奪目
黃黃的，全身雀斑
不過，剝光了還算順眼
如雪似花，可那麼兒脆弱
碰不得，就像白瓷花瓶

你，有點兒哲理的味道
離不開時恨你
恨不得你永遠消失
離不了時盼你
盼你來得越快越好

梨不是離，梨就是梨
離不是離，離就是梨
是離還是梨
梨或者不離
都不是問題

香　蕉

我是一條變色龍
草綠、鵝黃、烏黑
顏色一生不同

我是一位偽君子
不一樣的表裏
huò 國又 huò 民

我是一個貞潔女
上市賣身、又香又嬌
但從不立牌坊

我是一位旅行家
赤道兩極、越洋穿腸
哪兒沒去過！

我是一首立體的歌
沙海聯綿的焦灼凝固
月牙嗡咬的痛苦凝聚
雪峰孤立的淒涼凝集

我叫什麼？
老美叫我 banana，老墨叫我 plátano
學名： Musa paradisiaca
不管叫什麼， 其實
我就是一種水果

huò： 惑、獲、禍。

■李玥

十八踏

穿過迷濛的隋唐煙雨，第一踏
你踱進了繁忙的水陽江碼頭

水墨勾勒出的青磚黛瓦
盎然出古意。第二踏，寧東禪寺
晨鐘悠揚

石板街雨旁，草色菁菁
你第三踏的足音，隱和著大夫第庭院
朗朗的讀書聲

繼續拾階而上，可見遠處
山牆挺拔，茶坊和街巷內
人聲如沸

而牌樓外的天空風雲變幻
皮影戲台的燈影裡，王侯將相
輪番登場。幕後，是萬千黎民的
漂泊與苦難

只有拱橋下的那一對兒石獅子
相對無言，依然在風裡巍然不動……

攀上最後一級台階——
十八踏，你彷彿已邁過了千年風雨

溫婉柔情的棗姑熱情地歡迎遠客
那一排排高挑的紅燈籠
點亮了你的生活

這裡是她的家鄉——水東古鎮
五道井清冽的泉水
洗淨酸楚，和你一身的風塵

2019 年寄自馬里蘭州

■謝勳

戲水死海

一樣的沙灘
一樣的海水
卻是隆重的心情
忐忑的期待

伸出腳拇指
試探水的心情
水底鵝卵石的
圓滑

謙虛地
下水
終於穩定
自己的方位

輕輕地舉手投足
裸裎對望
湛藍的天
淡忘浮世的糾纏

身體頓時
輕盈起來
心靈羽化
如那朵朵流雲

頃刻間
這一片汪洋
比童年許的願
還深還鹹

■彭國全

一葉驚濤

滄海一粟，為解如焚的焦渴
一口喝了苦鹹滷澀的海水
爆出芽，在驚濤中萌一葉

以籽粟榨出油沫　必浮上水面的韌性
不管水深水淺，去隨波闖蕩
不再伸一腳回大地
載一葉人生
高一腳，低一腳，跨向一浪一浪的門檻

日鑑皓皓
可分不開禍福
月鑑皎皎
也照不出吉凶
何為生的門檻？
何為死的門檻？
萬象中的幻象　掩蓋真象
往往是險象　凶象

生與死，僅是一板之隔
世上還有哪種生存　竟貼在死亡上
如一帖偏方藥膏，貼住的傷口
痊癒或潰瘍　不保

扁舟一葉
在浪上，風邊，鷗翼下
把孤單　壓縮成一個世上最小的家
連有限的歡樂和溫暖也容不了多少
那太稠的悲愴，只有茫茫的煙水可以化開

滄海一粟
頑強　一再萌出新芽
要活
就得逆命　違命　抗命
不被命運擺佈生命
吸飽江河，氣吞湖海
茁壯長一葉
萬噸
可驚濤，也駭了浪

■黃天剛

二　胡

吉他，手提琴，貝斯
在舞台上演奏
沒啥大不了的

只要你伸出溫暖的手指
摸摸我
我也能演奏出
天籟之音

2019 年寄自貴州

附言：“滄海一粟”比作大海的一粒穀可見其渺小；“驚濤一葉”，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一蓬、一葦扁舟，不僅渺小，更見環境的險惡。從“滄海一粟”和“驚濤一葉”中的一粟和一葉，聯想到粟萌生葉的關係，由此為契機展開詩意。也以籽粒榨出油沫必浮上水面的特性來表現一葉扁舟頑強的韌性。亙古以來舟楫在大海出現後都在危機四伏中討生活。沿海的人形容漁民的生死存亡，說是僅與海龍王隔塊板，詩中第五節是船的縮影：世上最小的家是船，水上人家一家幾口日夜都擠在船上過日子。（過去，我家鄉發生了一件海難，在颶風中惡浪滔滔，面臨覆沒的一隻船上有一對夫婦和兩個兒女，不會泅水的婦人自己寧願與船沉沒，卻催促男人帶兒女泅逃，男人忍痛攜扶兒女在海浪中掙扎，耗盡力氣，無奈放棄了愛女，最後帶著小兒泅上沙灘，父子抱頭痛哭，悲聲憾動沿岸鄰里。這個陰影久久籠罩心中，終於寫下此詩以紓解）。船在漫長的歲月奮鬥中逐漸成長壯大，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人類發展高科技，把在驚濤駭浪中處於下勢的“一葉”倒置過來，成為龐然大物的巨輪，也足令浪濤震懾、吃驚。

■圖雅

河工大初夏

我們可以一直走在樹蔭下
樹們升起了綠色旗
團城舊址就像青色旗
通向桃花堤的北洋大鐵門是鏽色旗
圍牆是什麼色的旗不重要了
桃花謝盡
粉色的旗倒下，綠旗飄滿枝頭
牆外的桑葚有些特別
張起五彩旗
欲將酸、甜、生、澀送過來
過去東柏林的人，想爬過柏林牆
到西德，也是這樣的

與美還差一個安拉的距離

頭髮燙了後
一個帽子控不戴帽子了
時已初夏
應該有輕薄如晨光的紗
頂在髮上
她找到在蘭州清真大寺旁
買的三件絲帽
款式各異
戴了又摘下
想起
在黃河岸邊的小樹林裡
一個男人問她是不是穆斯林
她說不是
那就不要戴這頭巾
他微笑著說

2018 年寄自天津

■水央

想想人生就如此

炒沙茶蠔油牛肉的時候
同時聽著魯賓斯坦的蕭邦
一邊是撲鼻滿面的人間煙火
一邊是風花雪月的仙境
色彩濃郁的音句
令生出雞皮疙瘩
分神享受的我
把這些美妙
拼命炒進鍋裡

有這樣一些的夜

寂靜的深夜
你說人生苦短
你很孤獨
難以入眠

大地在旋轉
星辰已隱沒
你發出的光
在黑夜裡
微微顫抖

你說妄念紛飛
動情中蠱
你波瀾起伏
難以入眠

遠方下著雨
潮濕的熱浪裡
有死去的塵土氣味
多年後的此時
你聽到花開與花落
春碎亂了一地

你輾轉反側
難以入眠
試圖用詩
來治癒

■徐夢陽

愛的代號

我們之間
有愛的代號
那代號不難
就是我愛你
不用再解鎖
也不用找其他藉口
就是我愛你
各種語言
都可以通
都可以接收

敬業的演員

直到上台頒獎
才知道自己沒得獎
下次再來
但他還是盛裝打扮
用盡心思
想要呈現自己
就好像換了一個人
又是下部戲的造型
大家都知道他帥
卻把自己曬黑變醜
為了戲劇犧牲
他說不算什麼
反正這是日常
也是職業
如此敬業
大家都敬佩
雖然沒有得獎
但他是冠軍

■馮晏

清晨房間的局部速寫

打碎一個淘罐，黑夜溢出來，
呼吸、窒息，然後黑暗褪色，
我缺失的安全感隨之收斂。
清晨一朵雲，冰涼，
朝窗口游泳。
窗簾拉開，玻璃是一個山洞出口的告密者。
四季更迭，加速，
聲音來自室內一個橘黃色的圓型鐘表，
秒針，旋轉羅盤的一把劍，
沿著每一天的減法、
沿著對地球時限的驚人推測，
沿著霍金的輪椅。
床對面牆壁的撲夢網①，
光束正纏繞網扣，
三根羽毛垂落（代表幸運）的灰色。
此刻，一隻失去三根羽毛的禿鷹，
翅膀蘇醒，遮住日出的左肩，
而痛感，陷入縫隙深處，
向結石在膽汁裡一點點長大，
日子也在那裡。
昨夜被肢解的夢越發離奇。
一口枯井離我半米之遙，
一個村子生長在體內。
焦慮來自塌方的某一處，
口渴持續了一整夜。
網絡醒來，
那些防止血液密碼泄露所熏死的蚊子，
僵硬如短針。
是的，夢境對神經系統進行解密，
最終是徒勞的。
從清晨開始，生活又恢復如初，
起床，吃飯，閉嘴。
閱讀和質疑始終是我的隱私。

①捕夢網源自 18 世紀，印第安人用它來過濾夢境。傳統的捕夢網是用樹枝編成一個圓圈，用皮革繞著圓圈把它包起來，然後用牛筋線在圓圈中繞出一個網。圓圈的一端用皮革掛一些羽毛。網的中間有一個圓洞，傳說只有好夢才能通過那個洞，並順著羽毛流下來，而惡夢會被困在網中，並等清晨的陽光照射徹底消失。

■耘 乙

十四行：天人印記

天外傳來光年的聲響

在穿越時，稍感荒蕪，途經一團流淌的烏雲
望斷一抹霞光，幻滅
居然持續在黑釉般的疆界，將以驚蟄的名義
一天在蟲洞裏，交換了一個太史
多重詰問和責難，對我來說，則怕送信的人等久了
就在中原以南，留下隱語：秦失其鹿……
我歷盡六十年的浪蕩，糾纏《日者列傳》
參卜辭，辯天下；由是觀之，夷貊不服不能攝
哦！尤為稀罕，兵馬俑在破土之前，一仗一隊的醒還
我騎著白馬，投擲長矛，瞄準時間
天外傳來光年的聲響
竟讓星宿海的一本天書，乍開乍闔
從中漏出的一行：
整個宇宙，在疾速膨脹

在解讀永恒更是為奧義

請回覆！請回覆……
往天空連發訊號，給一艘偏離航道的光帆
多少次， 在無邊的黑洞中，無處可尋，大爆炸的原址
沸沸揚揚，我們願意，再次把大地敞開
還談到，在山中，雨水又深入一層
重複一滴，一滴一滴的沉澱自己，正為鐘乳石結晶
遠古地質如一個人煙，同心在做一項生機
大起大落的麥浪在湧鳴，是飛翔時所見聞
這整垠麥田圈，祭出千手觀音的造像
看上去陽光清曠，甦姿高遠，奉求慈悲
我們還要親臨其萬頃之境
盤旋渾天儀，明亮活躍在觀星圖譜
參照青銅時代的野望，極力與黃道相接
就想從大地，在解讀永恒更是為奧義

2019-8-17 西安

■李國七

遺　失

南來路上，我遺失大部份自己
多半留在塬上與你哪兒。
沐浴星光月華的夜晚，一個人，
車窗外忽明忽暗，
長途客車的加速、顛簸與緩慢，
掠過城市化與尚未進化角落，
企圖重新解讀自己，迷惑與遺失
逐漸老朽而無人招領。
嗑瓜子老頭提及遠去女兒
“孝而不順。現在可好了——”
那是從和番到睦鄰的過渡，
爬蟲類從沒有企及的複雜程度。
兩棲動物不斷調整脊椎與四肢，
一次次熟悉器官。
藉助第三隻眼，盼望看到你，
那些“等一會兒”、“等一下”的夜晚，
那些我們曾經抵達的瞬間。

遺失的，散落各方，
一些人曾經找到，
一些人永遠流落，
打投奔怒海起始。

不可追

統稱民族的，一盤沙漏，
流落在東南亞的曾經面臨迫害，
斷斷續續以黃金採購投奔怒海，
遷徙過程再散落各大洲角落，
有人途中喪命掉隊，
一些人完好如初，
栽種芭蕉、枇杷，
那是曾經的金山，
恰當或者扭曲的姓氏。

我鳥瞰部分簡歷，年輕過，理直氣壯過
參與一個個運動與改造，
然而時代賦予另類樂章或是圖騰，
上升的奔往墜落，
墜落的，就繼續墜落，
無法確定是選擇、時代特色還是銘文。

以際遇做一個整體性總結，
下一輩子，就團聚海洋彼岸，
閒聊龍蝦、生蠔，紅酒，
遠離中央，不再妄議。

半　島

半島是簡單了然的半島，
中央山脈一條明確脊樑骨，
向左向右往下繼續斜滑，
銜接的，就是三面海洋。
歷史證實是東西與南北通道，
一切都變得清楚明晰的島。
站在堅固地面上看到四面八方，
條條道路通羅馬，
長久以來就是諸侯爭霸之地。
群居的宣稱是原住，
不想放棄血緣與文化根源的，
寧願持續性寄居，
沒有思考出走那天，
頓遺失回歸的路，
在哪兒出生長大，
我們都是半島人，
毋庸置疑，但有人，
繼續爭議。

告別的戰場

清理是有必要的，
宣稱是必然的，
炮灰總需要收拾，
就像清理運載屍體的路，
一些人跋涉穿越，
曾經的出走現在熙攘回歸，
恩仇抿與談笑中，
那是商機亦是機會，
再無人提及曾經血色的渾濁河流，
曾經在北以響雷的喧嘈往南，
那些妻離子散的際遇，
圓形方型桌子上的談判或是非議，
一切都過去的，
只是安靜的時刻，
我似乎還隱約看到，
血色的雲，
落在閃亮玻璃上，
再緩緩挪移。

■陳懷

晚　鐘

塔影在暮靄中起身
寺廟匿於依山傍水的景色中

秋日裡沉睡多時的寺鐘
在暮色中蘇醒，打出渾厚的呵欠

山林被驚嚇，樹影晃動
一群鳥兒銜著鐘聲的餘音遠飛

秋水用一潭曖昧勾引周邊風景
在山腳下給大山添色

鐘聲牽著原野的手踏向夜的征程
有多少人在模糊的場景裡誦讀歲月

2019 年寄自安徽

■余問耕

城事微觀

一、
當雨傘變得可怕的時候
城市的天空
會變色嗎

二、
有人用盡各種手段
對一個城市說
我愛愛愛愛愛死你了

三、
白黑黑白都在
互傷抹黑
朝陽要來不來

2019 年 10 月 8 日

通　緝

昨夜讓不動聲色潛入臥室
偷走我美夢那個叫詩的傢伙
誰能幫我揪出來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李斐

醬缸詩 ： 警

香港差佬有福了
烽火香島竟然放大假
只要把制服警章號碼
全副武裝統統留下
準備做替工的打手
從外地來有的是大把
他們弄棍使槍
打頭射胸還會攪錯嗎
港警被嫁禍準備抬鑊啦
背負黑警紋身的罪名
那就請繼續度假吧
也許暫時聽不見
來自地獄的命令
“打死當跳樓”“強姦當跳海”

醬缸詩 ： NBA

每年美金數億元商機
體壇名將風雲球場
也放下身段向其鞠躬
金童玉女影壇大款
吞舔金錢的痔瘡也不妨
紅鬚綠眼能不向銀紙投降
要用金錢力量代替世上正能量
什麼普世價值只是遊戲一場
這就是專一集團唯一的信仰
想不到有一位籃壇大佬兼傻佬
三分球射向千里外京城
籃網鐵籃界外運球應聲破網
金錢竟購買不到正義與尊嚴
唯甭恫嚇和扭曲事實的咆吼
這就是極權手段一貫的法寶
請各位自問去想
你是怎麼也能夠做到
錢權脅迫侵蝕的誘惑挺立不倒

■于中

畢業照片

到底是誰收藏了
那四十三年
的我
並偷偷溜走？
偶然的機會
天外飛來的一幀懷舊
終於讓我找回
小學
那幾乎
已遺失了的
童年

9/24/2019 休士頓

香港女孩

在苦難日子裡
孩子被催早熟
炎熱當頭的夏日
應該去淺水灣泡水
划艇還是去尋找
蕭紅曾經安息的墳墓
或與三兩同學逛街
從中環到西環電車
叮叮噹噹敲打昨日的美好
放下書本高擎標語
在明確與不明確之間呼喊
這漫長與喧囂的夏日
和蕭紅在那皇軍年代相仿
爺爺搖頭嘆息地說
看著小孫女一夕間成長了
跟隨大家挑起社會責任
看顧頭破血流的同伴
手牽手環護出生的土地
對公義的認識
從教科書上走了出來
再不是一個嬌滴滴的小姐

2019 年 10 月紐約

■金子言

首　都

不必觀望北京上空那一片灰蒙蒙的塵煙
它終究遮不住天安門廣場旗杆上那一片飄揚的紅
我只想看看故宮的故，長城的長
當五千年前的風吹過
即使被城牆攔阻
我們依然能聽得到史詩般的回聲
伴隨著京劇的唱腔
時而激昂，時而低沉
卻在底裡有氣，可吞吐山河

2019 國慶節前夕，廣東恩平

剃　鬚

作為一個三孩的媽媽
生平第一次為一個男人刮鬍子
這個老男人，如此軟弱無力
斜躺在輪椅上
閉著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樣子
我不懂從左邊還是右邊下手
該向上還是向下刮
要不要塗一點肥皂泡（電視裡看的）
四十多歲還有這麼多的無知
我應該覺得羞愧麼

老媽和老姐都沒有試一下的膽量
只有我這個看起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兒
忐忑的拿起刮鬍刀
即使我再小心翼翼的慢動作
在上下左右縱橫交錯的過程中
還是讓老爹的嘴唇出了血
一滴小小的紅色，自上唇滲出，變成血珠
我說：“對不起，老爹”
他依然保持那副很享受的神情
這多少減弱了我內心的愧疚
如小時候看到他揮起的手
最終沒有落在我的身上，不會生疼

剪指甲

這一年多來
老爹行動越來越遲緩
有時還會失控或者間歇性動彈不得
無法彎腰，像要堅決做個永不低頭的英雄
手指甲和腳趾甲都又長又髒了
他已失去修剪的能力
我們看著都心疼
卻不敢拿起指甲鉗給他修理
直到去年底，才有我忍不住的第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

老爹的指甲和我的完全不同
我的指甲又薄又脆，輕輕一碰就斷
老爹的指甲又厚又堅硬
我用力壓著指甲鉗都剪不動
好害怕傷到他的肌肉
想到如果不小心剪到他的手指頭
老爹還會不會有血湧出來
他那麼瘦弱，瘦得好像只剩下皮包裹著骨頭
像個長不大的孩子，怯弱，受傷了也不敢哭
空氣好安靜，我清楚聽見指甲斷裂的聲音

20191027，恩平江洲圩

■夏露

湯　圓

女人啊你的命運就是
湯圓
年輕時純白無暇
圓潤如玉
懷揣著無數美夢
而生活就是一鍋開水
你飛蛾撲火
要去獲得所謂成熟
起起伏伏
掙扎折騰
竭力保持完整
如果不幸被撕扯　粘連　碰撞
體無完膚
也要記得
你曾經是被人精心塑造的
掌上明珠

2019/2/17 夜於洛杉磯

夜晚的玉豐

沒有了你
熟悉的地方漸漸陌生
夜色包圍了我的窗口
也就包圍了我
但我不再害怕孤單
隔壁的歡笑聲此起彼伏
我看不清他們的面孔
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
是像我一樣回故鄉
還是外地來的遊客
感謝他們如此快樂
讓我相信
無論夜有多黑
人海中有多少驚濤駭浪
世間依然有幸福

2018/7/28 湖北京山

■童童

光

在希臘居住多年的我
在關燈之後，夢到的多為陌生山脈
帕拉斯・雅典娜，
你園藝的翠柏，你紡織的棉，你畜牧的羊。
你繪畫，雕塑，音樂的人們。
作為霽色初開的境界，
她處女和純潔的光。
存在，我躲不開的
救贖或祈禱的時間忐忑——
一如我們行駛，經過日光的情景
“以僥倖之心。”
在 F 街，光彩照人，
又置身於夜的孤獨。

埋　沒

今晚的電影背景
燈光何其光亮
四周的木欄柵上爬滿了合適的常春藤——
親愛，我們並未被痛埋沒
而是在神奇的小鎮上平靜散步、喝濃咖啡
讀當日的中文報紙。
我記得我年輕時，就愛微笑
哪迷之笑容，現在一次次被幻覺刪除
哪“自然的景象。”——“情感真實的鏡像。”
不遺餘力將我們改變，
若此刻在睡前，你在我的回憶之前消逝
是否它是一座漂浮於海面的神秘燈塔？
就像你此刻站於窗前，詩
何以能晦澀我們姣好的面容？
在我頭髮尚未乾時
模糊我心的那個人，是否真的，
會在我的回憶之後入睡。

2019 年寄自荷蘭

■天竹

中秋月

（一）
當這天來臨
你完美無缺的圓滿
和一世孤單
終於在最皎潔的光輝裡
握手言歡

（二）
無家可歸的思緒
被月光攙扶去了遠方
去看那裡的一條河
河裡濕透的記憶
一條街
街邊熟悉的老房
一輪月
月下燈火依然的窗

（三）
其實，你離我不遠
你就在我的眼前
我的目光
反反覆覆觸摸你飽滿的弧線
像觸摸一種和你一樣
安祥的神情
一道和你一樣
寂靜的回聲

（四）
我想在今夜最圓滿的時刻
走進你的夢
你卻把一夜無眠
掛在了天空

2019 年寄自紐約

■思鄉

殘　荷

這個季節
我記住遠去的蛙鳴
和一池湖水的聲音
記住你承載紅蜻蜓的夢囈
已伸入荷塘
無論如何，卻記不住
你把冬日的絮語
寫成一抹陽光的鮮活
無論如何，想像不出
你低頭的隱忍，長出一種桀驁
把一潭死水激活

向　上

斜風攪動春陽
漩渦一窩一窩地生發原野
面孔被照亮
踏階走石，彈響空谷音符
向上又一層山崖——

翠綠舉著
無數雙明亮的眸子
將生命一梯一梯地拔高

致九月

秋風路過的水岸
飄來一縷縷草香
遠處的雪山不為所動
默默傳遞著聖潔與吉詳

水鳥落下又飛起
從明晃晃的水波裡參悟
寒露的微涼

■項美靜

黑夜之子

烏鴉的原罪

烏鴉在十字架的陰影裡
用月光，漂洗
血統的原罪
不經意，染黑了月亮

烏鴉的鬱悶

白天麻雀嘰喳
晚上夜鶯啼唱
那隻天生一副悶嗓子的烏鴉
喉嚨發癢
找不到表演的舞臺

這年頭，就是欠黑
還有個性
若讓我上好聲音
呱呱
一鳴，鐵定驚人

烏鴉的顏色

陽光直射枯枝
貪婪地吞食天下秘辛

我看到烏鴉的羽毛
閃著，莫測高深又憂傷的黑

烏鴉遺訓

這世上有誰敢說比我白

禿枝殘椏頹廢且憂傷
光天化日下赤裸著，一團黑

呱呱，烏鴉猛地咳了兩聲

在被暗夜吞噬之前
先將預言隱藏，連同真理

2016.05.13

■海倫

遙憶遠方

遠方
可以很遠
遠到看不見的故鄉

遠方
也可以很近
近到腦海裡的流年時光

窗外
秋風漸涼
長眠地下的母親是否安詳

想到遠方啊
止不住的眼淚
夕陽將思念的影子拖得很長

一剎那很美

晚霞中
路過林間小路
本不該邂逅
主宰你生命的大樹

秋風起
你在樹上打坐
我欲言又止
駐足仰望
一片葉子飄落

飽經風霜的磨練
殷紅美麗
季節終於給你
等待許久的自由

2019 年寄自費城

■林巧兒

白色艷遇

如何描述這一場非艷遇
在烏拉城
櫻桃嘴慢呵心底氣成冰
玉酥手輕彈溫潤水滴為棱
反悖紅唇烈焰
裊娜，不過是一襲妙曼的白長裙
盛裝，我是你純潔溫順的情人

灑一路鹽霜為燈
只為良人于歸
我的阿哥，以粗糙狍子為衣
以野兔為底本，以松江霧淞為月影
他要在冬天裡為娘子熬製春天大燉菜
醇厚釅稠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依雯

零星小詩

我看到妳的美麗
血脈跳得那麼近
妳看到我的瀟灑
心脈騷亂十分激

愁容滿面
無言是此刻的靜
好想送來一顆泡泡糖
找回童年的自己

難過了　想一想
傷心了　睡一覺
回憶與夢境糾纏
真相就在此刻

有誰曾說過
告訴妳一個小秘密
妳比蜜桃還要甜
回眸一笑百媚生

想分享個故事
痛　難道可當玩笑
悲傷　哀傷　多傷
分擔三個字：無所謂

當走到街角轉彎處
根本不知那邊是誰？
但轉到街角那刻
卻出其不意地愣了

26/9/2019

學生園地

■黃海

2008年出生，蒙古族，海口秀峰實驗學校五年級學生。

給老師的詩

一句真誠的感謝
有沒有被您放進心裡
是金錢好
還是求得一顆學生天真的內心
賺來辛辛苦苦學習
做出滿分的成績
您是否在暗處關注過
驚喜總會在心中出現
為什麼叫我們要誠實的老師
在面對領導檢查的時候
卻又要我們變得不誠實

這可能只是一個短淺的問題
但卻是學生心中的謎語
這回，請在眾人的矚目中
來揭開我們心中的謎題
時光飛逝
你們可能也會離開熟悉的班級
十年後的同學聚會
為什麼偏偏少了年幼時
那尊敬的老師

■李日妍

塘尾道官立小學 5C

麻　雀

我有一隻麻雀，
有一天牠飛走，
牠沒有回來了
我希望牠沒有死。

■蔡銘浩

塘尾道官立小學 5C

紙飛機

紙飛機
像飛機
在天上飛又飛
目的地
在地上
沒了油
就降落
我就幫它加下油。

■陳錦儒

塘尾道官立小學 5D

測驗不合格

測驗不合格
默書不合格
筆試不合格
長大後……
面試不合格
體重不合格
身高不合格

■吳清帆

塘尾道官立小學 3D

下雨時

下雨時，
我打開雨傘，
滴滴答……
我關了傘，
便看見彩虹。

■李君耀

塘尾道官立小學 5C

測驗不合格

測驗不合格
爸爸正在罵我
媽媽正在打我
只有嫲嫲在
支支吾吾地
跟我說
努力

■林云弋善

塘尾道官立小學 3D

測驗不合格

測驗不合格，
首先下雨了，
然後打雷，
接著刮起了颱風，
最後我哭了。

字　典

我有一本字典
它在我不會寫的時候幫助我
它在我不會讀的時候幫助我
但是它不會游泳
可是那一天還是發生了

■譚淑欣

塘尾道官立小學 4B

海很深……

海很深，水很清，
水裏有幾條小魚
在游，令我也想和
你一起游。

■陳曉悅

塘尾道官立小學 5C

鍵　盤

鍵盤很奇怪
有時我感到煩躁
我用它時
它就發脾氣
不肯讓我用
我不用它的時候
它就沒有發脾氣
我懷疑它是在跟我唱反調

■鄧俊杰

塘尾道官立小學 4B

我長大了

我小時候，
很想做詩人，
大個的時候，
想做武士，
老的時候，
想著小的時候。

■關浩然

塘尾道官立小學 4C

月亮掉下來了

我在一座
很高的
地方，
我看見
月亮
很近
我被
嚇傻
了，
我問媽媽
月亮是不
是就很快
掉
下來
了。

■黃匡麒

塘尾道官立小學 5C

下雨時

下雨時
沒有朋友
沒有好朋友
只
有
鸚
鵡

沃爾科特的詩②

Walcott ◎戴玨

帕拉芒① *Paramin*

她喜歡說，我也喜歡聽，
“帕拉芒，”其中有可可的氣味，
逕直出自塞尚和西斯雷②畫作的蠟燭木，
枝葉扶蘇，樹幹交錯，道路上升，很快
又沉入我女兒們居住的茂密山谷。
所說的名字本身就能讓我們笑
彷彿某種深深的秘密藏在那兒了。
透過被愛襯托的交叉樹幹我看到了它
她走了，但那山嶺還在那兒，
等我和她團聚的時候，帕拉芒將會屬於我們兩個和孩子們，山上的空氣和音樂，對那名字的含義沒有任何暗示，
自個兒輕柔地搖擺，“帕拉芒，”
“帕拉芒。”

①位於加勒比海特立尼達島西部山上的一處村落。

②塞尚和西斯雷皆為法國印象派畫家。

聖克魯茲 其一

Santa Cruz I

一場狂暴的羅馬雨正在衝擊這島嶼，
牛會淹死，不少橋樑會斷裂，
在聖克魯茲山谷裡，沒有一吋乾土地能逃過來自天上隆隆大車的雨水。
一定要滅掉迦太基①，凱撒說道，
看著龐大的香蕉地軍團
揮舞他們高舉的長矛，旌旗和盾牌，
一定要滅掉迦太基，於是迦太基在褐色
戰壕裡流血，這裡的任何植物都不放過，
既然大自然的暴政必須得服從。
這次大屠殺是迦太基式的，
因為每一場風暴都服從他的命令，
禿鷲會彈開翼梢，盤旋在
公路及其奔跑的樹木上方。

①原文為拉丁文。迦太基為古羅馬時期的北非強國，曾與羅馬爭奪地中海西部的霸權，經過三次布匿戰爭之後，迦太基被羅馬完全毀滅。

聖克魯茲 其二

Santa Cruz II

一場濛濛細雨令聖克魯茲一片朦朧，
山丘等待一道彩虹和它的氛圍。
教堂關門了，可是關在裡面的長椅
全在念叨這名字：聖潔的牧羊女①
在這名字的輕微翻騰中有種祝福，
聖潔的牧羊女；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便是我的女兒們比鄰居住的精緻房子。
附近的一處小農場裡養了馬，
一匹雜色母馬不自禁地狂歡，
甩著鬃毛與尾巴；路上所容許的
每個特點都是特立尼達式的：
要命的交通；願你對自己的女兒們
用上格外的慈愛與小心，彼得②。

①原文為西班牙語，教堂裡有聖母像，每年復活節前夕都會有不同宗教和種族的信徒前來參拜，祈福，後演變為特立尼達島的知名節日。

②指長期居住在帕拉芒的蘇格蘭著名畫家彼得・多意格(Peter Doig)，《早安，帕拉芒》既是本詩集，也是本畫冊，其中每首詩都對應多意格的一幅畫。

冬日的花園◎張婷 譯

◎本雅明・畢歐雷、凱倫・安 作

好想好想那綠綠的陽光
蕾絲花邊與茶壺
海濱的照片
在我冬日的花園

好想好想新英格蘭
和那裡的光線
好想好想換一種情調
在我冬日的花園

十一月的雨滴
你的花裙
觸手可及
等待，如此難耐
時光荏苒
遠去的青春
我們的故事已不再

好想再聽聽弗雷德・阿斯泰爾
好想再見到拉特科萊爾號飛翔
好想你的愛地久天長
在我冬日的花園

好想席地而坐的午餐
就像在明媚的海灣
脈脈深情地擁吻著你
在我冬日的花園

十一月的雨滴
你的花裙
觸手可及
等待，如此難耐
時光荏苒
遠去的青春
我們的故事已不再

有關歌曲：

Jardind'hiver（冬日的花園）最早是出現在 2000 年 Keren Ann（凱倫・安）的民謠專輯 La Biographie de Luka Phil-

ipsen 中，由 Benjamin Biolay（本雅明・畢歐雷）與 Keren Ann（凱倫・安）共同創作。這張專輯的成功引起了法國樂壇常青樹 Henri Salvador（亨利・薩爾瓦多）的注意，在他同年發行的專輯 Chambre avec vue（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亨利翻唱了這首動人的法國小調〈冬日的花園〉。當時這張完美的唱片在歐洲銷售超過百萬，亨利・薩爾瓦多也因此榮獲法國極具權威的 Les victoires de la mu-sique（勝利音樂大獎）。亨利把源於法式浪漫精神的香頌與南美拉丁爵士及安第列斯群島民謠融於一體，他的音樂風格輕逸、柔和，還有種特別的慵閑情調，他的中低音聲線習慣停靠在胸口的位置，因為那兒是心之所在。

譯者說詩：

這首歌曲共六節，娓娓道來的似乎是這樣一個故事：青春已逝的我，在冬日的花園裡，回憶從前美好的風景與年華，柔柔的語調中透著淡淡的悵惘。第一節：那時的陽光是嫩綠的，屬於生命的顏色，花園裡有帶著蕾絲花邊的桌布，精緻的茶壺；那時的我們常常一起去旅行，在蔚藍的海邊十指相扣，拍下了無數美好的留影。第二節：我想起了新英格蘭和那裡令人愜意的光線，好想把那樣的情調，重現在我的冬日花園。第三節：我還回憶起青蔥時代的愛情，十一月的雨滴打在你的花裙上，你觸手可及，我的渴望悸動難耐。只是時光無情，美好的曾經已無人傾聽。第四節：讓我再聽聽曾經陪伴過我的阿斯泰爾的歌曲，讓我再看見拉特科萊爾號飛行。弗雷德・阿斯泰爾是美國著名歌手、電影和舞台劇演員，在樂壇、舞壇、影壇留下了迷人的聲音與身影。拉特科萊爾號是30年代前後的一個時代象徵，它是以皮埃爾－喬治・拉特科萊爾的名字命名的飛機機型。夜航長長的航線，每週僅有兩個班次。作者彷彿在通過回憶，致敬無法回去的曾經，就像木心先生異曲同工的那首〈從前慢〉。如今的世界，阿斯泰爾與拉特克萊爾號都已退出各自的舞台，一切皆非從前，可我是那麼地想留住你的愛，多麼希望讓它亙永不變。第五節：我想起我們席地而坐在明媚的海灣，我的眼睛溢滿了對你的真情，將你攬入懷抱溫柔地親吻。第六節重複了第三節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詩一首

◎岩子　譯

愛在紅塵堪如是

The Love a Life can show Below

愛在紅塵堪如是，
我有知，渾似那神靈之物
的一縷鎢絲——
消迷在正午的臉龐裡——
太陽底下把火種燃引——
阻擾加百利飛翔的羽翼——

是為愛矣——於音樂中——含蓄而
搖曳——
自遼遠異域的夏日——
蒸餾——不可名狀的痛楚——
是為愛矣——情傾東方——
卻塗著灼人的碘酒——
移步西方——

是為愛矣——邀約——忐忑——贈賞
——
浮掠——明滅——考驗——化解——
回歸——勸誡——開罪——著魔——
末了——擲身於天堂——

搖曳在雲端的愛

◎趙佼

在她的世界裡，愛是一座瑰麗的伊甸園。這裡有深深的海洋，有歡騰的小溪，有入港的小船，有忠實的雛菊，有瘋狂的蜜蜂，有羞愧難當的小鳥，也有灼熱的太陽，還有飛翔的天使加百利……虛擬的愛是她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主題，她卻甘心為之付出了半生的熱情。遺憾的是想像中的王子並未赴約本該絢麗的華爾茲，有的只是她自己灰姑娘式的 solo。

愛，是神秘莫測的，“渾似那神靈之物／的一縷鎢絲——”，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她會牽引你所有的能量，情不自禁將自己燃燒，直至“消迷在正午的臉龐裡——”。她的熾熱與瘋狂足以傾覆紅塵中仰慕她的靈魂，“太陽底下把火種燃引——／阻擾加百利飛翔的羽翼——。

愛，是魅惑而優雅的，“於音樂中——含蓄而搖曳”；愛，是將“遼遠異域”夏日裡的狂熱“蒸餾”後餘下的“不可名狀的痛楚——”；愛，也會言不由衷，蟄傷被囚的靈魂，“傾情東方——／卻塗著灼人的碘酒——／移步西方——”。

這就是搖曳在雲端的愛，一個從聖經裡逃逸的古老魔咒，“邀約——忐忑——贈賞——／浮掠——明滅——考驗——化解——／回歸——勸誡——開罪——著魔——／末了——擲身於天堂——”。

身著一襲白衣，輾轉於狹窄的空間，她本身就是一首時刻縈繞筆端，難以超越的詩。樸素含蓄的詩語背後是看不夠的景，讀不完的情，還有驚心動魄的美，不知道你看到了她的哪一層？若看到了她的素靜，你便可得她的落寞冷清；若觸到了她明滅閃耀的愛，你便可得她的風情萬種；很幸運，譯者岩子二者得兼，她考究的譯筆還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狄金森，質樸的白下面深藏著一顆玲瓏心，折射出無限的愛意。

水南夜聊⑮ ◎李白雲

關於詩與深淵

日前，我們晤於市郊荒山中的一間農莊。秋風燥熱，太陽從竹籬照進來，欖格的光影將我們篩過一遍又一遍。當我偶爾朝外望去，視線均為樹叢所隔，攢動其間的節日旗幟明亮得難以久視。這個深秋不尋常，有暈眩之感。

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話中，我們從繪畫傳統及其市場，從破爛的藝術生態及其足以自況的處境，一直談到詩的深淵。席上那碟金燦燦的繭蛹非常可口，我知道它的一身秋色來自滾燙的油鍋，一如我隨星移斗轉而明暗不定那樣。

“從開始接近詩的那時起，我就知道自己在觸碰深淵；或曰，我是被深淵所誘而觸碰詩。這個“所誘”也可謂所悟，就像夏娃在面對禁果時的遲疑與決斷，也像為《詩經・蒹葭》的凄美之情所俘獲而無法逃離。不妨說，詩的枝條從深淵庶出，形成自身的花園，以至於我覺得自己在摘下它的一朵花時，也成為花的陰影，成為深淵本身。”

“何謂深淵？”

“在我看來，深淵不是別的，就是黑暗的同義詞或其形態，既高度抽象又非常具體。宇宙黑暗，社會黑暗，信仰黑暗和人性黑暗這四面牆構成一個深淵，嚴嚴實實地把人困於其中，恰如囚籠，喻之為花園也行。”

“這個深淵，是某種神秘宇宙力量的投遞，還是人類自身在混沌而漫長的生存之旅中誤碰誤撞地闖入，或兼而有之？”

“這一問題，古往今來皆屬懸案，也許將來亦然。可確定的是，我們同這個深淵已融為一體，相依為命，無法分離。”

“深淵全然為黑暗所充盈嗎？"

“不，有黑暗的地方就必然伴隨著光明，換言之，也不存在全然由光明所簇擁的深淵。”

“地獄和天堂呢？”

“這只能由它們來回答，正如秋天的問題冬天解答不了那樣。再說，這兩個地方，似乎還被深淵所遮蔽，詩進不去，也就無法探究及提供答案。信仰之鏡能給詩以對峙的影像但不是詩的本身。”

“那麼，詩與深淵是怎樣的關係？”

“我覺得，這一問題可進一步分解為詩與黑暗以及詩與光明的關係。然而，在進入這一探究之前，先必言及黑暗。"

“黑暗是深淵的前提？”

“對。因為在人類的鴻蒙之初，僅靠本能維生，與獸類無異，整個存域均為黑暗所覆蓋。也就是說，那時的黑暗是唯一的，即前述的宇宙黑暗。”

“那麼，是誰來打破這一絕對的黑暗？”

“來自火的發現。”

“我認同。火的發現是早期人類最偉大的事件，其意義也被多方面闡述過，譬如，使人類脫離動物性邁向文明，使思想成為可能……其應然的效能堪比偷吃禁果。”

“的確如此。透過這把火所帶來的光明，人類同時獲得自然力和精神力的雙重解放，既看到了宇宙的黑暗也看到了自身的黑暗。”

“這個‘自身黑暗’，是指前述的社會黑暗、信仰黑暗和人性黑暗嗎？”

“對。這三種黑暗均來自火的介入及衍生；嚴格講，是人類藉光明而製造的，因為人類並沒有駕馭光明的絕對能力，對黑暗亦然。”

“此外，是否可以這麼看，由於宇宙黑暗是絕對的，人所秉持的光明也就必然附隨著黑暗的底色，這種光明是相對的。”

“對。而且是易逝的，反復的，不穩定的，有時甚至會突然熄滅或重返黑暗，一如社會或人性既會化惡為善也會隨時棄善從惡那樣。”

“其中，是否也包括一些藉光明之名而製造出來的黑暗。”

“當然。這種人為的極端黑暗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其例，而且有些地方至今仍在上演。”

“討論至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人類的存域是一個永恆的深淵，黑暗與光明作為深淵的兩大染色體，前者是絕對的，後者雖然帶來希望，但總是可疑的，受控程度總是有限的。”

“大概是吧。然後，為了使光明變得可辨和可控，以擴大和鞏固自身在宇宙黑暗中的根據地，人類就一直致力於捍衛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火種，詩，就是參與其中的一種力量。詩人，在此意義上就是去做普氏未完成的工作。”

“那麼，詩是如何扮演這一角色的呢？”

“首先，詩因深淵而生，而當作為人類唯一居所的深淵不再存在時，詩也就隨即隕滅。詩，必須是深淵性的。弄清詩這一衍生體的意義在於：詩服務於深淵而不是凌駕於深淵之上或為深淵代言。

“其次，深淵既然是詩的母體，它的光明和黑暗就分別是為詩提供奶水的乳房。因此，詩必須是含混的合成，在貌似獨立自足的面相之下，同時銘刻著光明與黑暗這兩種印記；當它變成一束光時，也彰顯著陰影，它是深淵的鏡像，但不可能改變深淵的成色。

“再者，詩必須借助黑暗才能闡發光明。當詩人對存域的深淵性質尚缺乏感知，自然就看不到黑暗在場或察覺不出黑暗在體內流動，這個時候的詩就是瞎的。”

“這也恰好說明了詩為何往往始於對黑暗切入的這一慣勢。”

“對。人往往敏於光明，鈍於黑暗。詩的使命不是去複述或頌揚人盡皆知的光明，而是去識破及搗毀虛假的光明，揭示其黑暗的本質，把人拉回深淵這一本真的戒備狀態。”

“如何理解阿多諾這話‘在奧斯維辛之後，詩是野蠻的’？”

“此話的指涉複雜而憤慨，近似悲鳴，與狄蘭・托馬斯的‘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有異曲同工之妙，具極強的戲擬、反諷和控訴力。奧斯維辛，是人類在追逐光明的旅途上突然出現的一個至暗時刻的表徵。我覺得，此話的旨趣在於，詩如果遺忘這一至暗時刻，或聽不出它的脈搏，就是野蠻的。這無異於嚴正地告誡我們，詩不能離開自身的深淵和自身的黑暗。”

“對。正如‘詩意地棲居’，也並非叫我們去風花雪月或自嗨於牧歌田園，而是要守護深淵，讓詩從深淵升起。”

“詩的品格及其力量，就在於自身與深淵的距離。這是一個絕對的尺度。”

跫音飄蕩，何處為鄉？

——讀輕鳴的詩〈拾荒者〉

◎李詩信

不經意間，一首行板小詩飄進我的心扉：〈拾荒者〉，以一種看似輕鬆的筆調，近乎無表情的中性語境表達，用畫家白描速寫般的簡潔手法，把具象語義和抽象概念非邏輯關聯，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天涯旅者內心矛盾衝突的藝術形象，深刻揭示其心理上的徬徨和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我從哪裏來？要往何處去？

一、跫音飄蕩

一路撿起
自己的腳印
丟入行囊
帶回不知何處的故鄉

撿起自己的腳印，丟入行囊，看似荒誕的超現實語境，卻真實的表達出這位他鄉旅者的心路歷程。一個“丟”字，活見心態何等瀟灑，步履多麼歡快。一個勇往直前的人，不會在意漸行漸遠的故鄉，甚至期待離得越遠越好。故鄉？在某些時候就是貧窮、落後、愚昧的代名詞，每一個有理想抱負的青年都會像掙脫鎖鏈一樣拼命遠走他鄉。所以，這位旅者心中的故鄉已經拋到九霄雲外，早就“不知何處”了！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為了成就一番事業，或者為了詩和遠方，古往今來，無數的有志者闖蕩天下、遷徙移民他國，許多人吃盡了世間苦頭，他們卻“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一路踢開
夢境纏繞的跫音
空谷、天空、黑洞
任其飄蕩回響

“一腳踢開”，十分矯健有力的動作，動態地顯示這位旅者逃離故鄉的心情非常絕決，但這種“絕決”僅僅是一種主觀心態，而夢境才是客觀心情的潛意識呈現。夢境中，旅者在空谷中聽到了遠處傳來的踏步聲，“得得跫音喜，匆匆笑口開”。古人把深山空谷中聽到的踏步聲稱為跫音，是因為天涯羈旅者陷入人跡罕至的空谷中已經疲憊至極，心中深感絕望，此時突然聽到遠處傳來了人的信息，猶如在死亡之谷看到了生命的火焰！然而，這位且歌且行撿起“腳印”的旅者在其主觀意志上卻還是在拼命反抗夢境中的客觀自我：別說什麼“空谷”跫音，哪怕是“天空”跫音甚至“黑洞”跫音，都要“一腳踢開”，讓它們“任其飄蕩回響”。這是青春的豪邁，沒有這種毫不畏懼的闖勁，人生怎可能“三十而立”？怎可能“功成名就”？

那對黑白分明的眼睛
半閉半睜，半暗半明
不停地尋找童年
失落的心情

“黑白分明的眼睛”暗示了旅者的華人身份，“半閉半睜，半暗半明”是思想者面部表情的客觀呈現，“不停地尋找童年”是從生命之初研究自己的人生軌跡，“失落的心情”則是心理迷惘的直白表達。

無論青春歲月美好還是艱辛，無論人生旅途成績斐然還是一事無成，到了“知天命”之年，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回首往事，會分析自己大半生的成敗。所以，這位決絕前行的天涯旅者終於暫停了前進的步伐，開始“不停地尋找童年”。

當激情讓位於理性，理想回歸於現實，當代的天涯旅者其內心依然與漂泊他鄉的古人具有別無二致的纏綿鄉愁——“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與〈天淨沙・秋思〉類似，輕鳴與元代詞人馬致遠都是惜字如金，用詞利落精巧，語境客觀到極致，僅僅在末句才直白點明天涯倦客內心的惆悵！比之〈天淨沙・秋思〉，〈拾荒者〉則多了現代人對生命價值的哲思追問。

二、何處為鄉？

從“帶回不知何處的故鄉”，到“不停地尋找童年／失落的心情”，展示的是長期困擾當代人對於家園和理想追求的深層次思考，特別是在移民他國的群體中，這種困擾尤為強烈。

中華傳統文化本身就具有鼓勵人們勇闖天涯的開拓精神，提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少年不更事者，甚至擺出“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氣勢要與故鄉來個一刀兩斷的永訣！無論是對故鄉的愛與恨或者情與仇，選擇離別故土移民國外的人總是越來越多，做“世界公民”成了一股時代潮流。可是，當一個人走遍了世界，歲月在自己的臉上刻下眾多的皺紋之後，無論是功成名就還是失魂落魄，誰的心中不會掀起對故鄉的思念？

為了在新的國土上生存下來，遊子們幾乎要丟失掉故鄉故國的一切！正如移民美國的哈金教授在他的詩〈困境〉中的鏡像對白：“你別老提自己的損失／是的，你失去了那麼多：／家園、工作、親人、國籍……”。新移民丟掉的遠不止這些，在新的國度，無論是求學還是求職就業，都要使用新的語言，為了生存下來就必須要竭盡全力把外語說得標準、寫得地道，盡量避免表達錯誤。為了盡快熟練掌握新的語言，還須設法避免母語干擾，日常生活中都得把母語拋棄到天涯海角。如此的生存環境，客觀上迫使許多移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放棄母語並疏離母國文化。

可是，在心靈深處，人真的會“不知何處的故鄉”嗎？物理空間的故鄉不可能忘卻，當他們在新大陸的精神家園尚未真正建立之時，心理上的進退失據就不可避免。在異國他鄉經過艱苦漫長的拼搏奮鬥，很多人都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成就，甚至進入了精英階層，可是在精神層面上，心靈深處仍然與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和隔膜，始終有“夢裏不知身是客”的異鄉人心態，這不是物質條件的問題，而是東西方文化衝突橫隔在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前的一道巨大障礙。

人們為什麼要移民？移民潮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人類始終存在尋找另一種生存方式的精神衝動，這也是人類朝氣蓬勃向前發展的本能動力。尋找他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尋求變新”意識支配下的行為，這種行為在文化意義上來說是一個長久的探索過程，是一個帶著千絲萬縷的故土文化情結進入新的文化土壤的交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精神上的陣痛必然是複雜漫長的。於是，輕鳴和輕鳴們便有了“不停地尋找童年／失落的心情”。

台港詩人刪改名詩引發的爭議

◎古遠清

魯迅、周作人等曾為胡適刪詩，不是什麼文壇秘聞而是詩壇佳話。在《〈嘗試集〉四版自序》中，胡適就有如下詳盡的表述：

刪詩的事，起於民國九年的年底。當時我自己刪了一遍，把刪剩的本子，送給任叔永、陳莎菲，請他們再刪一遍。後來又送給魯迅先生刪一遍。那時周作人先生病在醫院裡，他也替我刪一遍。後來俞平伯來北京，我又請他刪一遍。他們刪過之後，我自己又仔細看了好幾遍，又刪去了幾首，同時卻也保留了一兩首他們主張刪去的。①

序中提及的陳莎菲即陳衡哲、任叔永即任鴻雋，他們也參與了刪改意見。但這裡所說的刪改，並不是逐字逐句改。逐字逐句改的有余光中在《評戴望舒的詩》②中修改戴望舒的詩，下面是《村姑》原詩：

村裡的姑娘靜靜地走著，
提著她的蝕著青苔的水桶；
濺出來的冷水滴在她的跣足上，
而她的心是在泉邊的柳樹下。

這姑娘會靜靜地走到她的舊屋去，
那在一棵百年的東青樹蔭下的舊屋，
而當她想到在泉邊吻她的少年，
她會微笑著，抿起了她的嘴唇。

她將走到那古舊的木屋邊，
她將在那裡驚散了一群在啄食的瓦雀，
她將靜靜地走到廚房裡，
又靜靜地把水桶放在乾芻邊。

她將幫助她的母親造飯，
而從田間回來的父親將坐在門檻上抽煙，
她將給豬圈裡的豬喂食，
又將可愛的雞趕進它們的巢裡去。

在暮色中吃晚飯的時候，
她父親會談著今年的收成，
他或許會說到他的女兒的婚嫁，
而她便將羞怯地低下頭去。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
（她打水的遲疑便是一個好例子，）
但是她會不聽到這些話，
因為她在想著那有點魯莽的少年。

這裡寫沉醉在初戀幸福裡的純真、勤勞的農家少女的微妙心理狀態，滲透出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隨之而來的安閑、靜謐色彩，使其成為一幅動人的風俗畫。余光中認為這首詩的構思和佈局本來不壞，壞在語言。冗長而生硬的散文句法，讀起來有如西洋詩的中譯，或是唐詩的語譯，意思是可解的，但不是中文。一共只有二十四行，卻有十二個“她”，一個“他”，九個“她的”，一個“他的”，一個“它們的”，共為二十四個，平均每行一個代名詞；其實大半可以刪去，結果不但無損原意，而且可以淨化語言。其次，形容句子用得太濫：“在泉邊吻她的少年”，“從田間回來的父親”等都是例子。每個名詞頭上都頂著這麼一個大帽子，真是吃力。還有一項嚴重的歐化，便是表示未來或常態的“將”與“會”：作者在詩中一共用了七個“將”，六個“會”，畫蛇添足，反而損害了中文動詞的優越彈性。此外，有些事情，英文用“形容詞加名詞”來表達，中文用一個渾成的短句就可以了。余光中接著舉末段的前兩行：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
（她打水的遲延便是一個好例子，）

余光中認為戴氏在西洋語法的影響下，陷入了“某人的某事”的公式，竟忘了中文的語法是說“某人如何如何”。余氏由此把這兩句改寫，要讀者看是否比較像中文：

母親或許會說她懶惰
（她打水遲歸，便是好例子，）

歐化之病既已由余光中“診斷”如上，余氏便把《村姑》全詩改寫一遍，要大家看看他的“處方”是否有效：

村裡的姑娘靜靜地走著，
提著青苔剝蝕的水桶；
冷水濺滴在她的跣足上，
她的心卻在泉邊的柳樹下。
她靜靜地走到舊屋子去，
百年的冬青樹下，那舊屋；
想到在泉邊吻她的那少年，
她便微笑，抿起了嘴唇。
她走到那古舊的木屋邊，
驚散了一群啄食的瓦雀，
她將靜靜的走到廚房裡，
靜靜地，把水桶放在乾芻邊。
有時，她幫著母親做飯，
父親從田間回來，坐在門檻上抽煙。
她喂罷豬圈裡的豬，
又把可愛的雞趕進巢裡。
在暮色中吃著晚飯，
父親談起今年的收成，
或許還說到女兒的婚事。
她便羞怯地低下頭去。
母親或許會說她懶惰，
（她打水遲歸，便是好例子，）
但是她聽不進這些話，
正想著那有點魯莽的少年。

即使是刪改後的《村姑》，余光中認為“仍非上好的作品”。余氏謙稱自己所做的，只是依照作者原意去蕪存菁，刪多於改，並無脫胎換骨之意。“《村姑》原詩的缺點太多，令人有欲改無從之感。”換一位真正的高手來寫，該不會在三段詩中用上四次“靜靜地”，也不會為了填空而寫出“可愛的雞”這麼空洞的字眼。“這種毛病，說明了一般新詩，未得西洋詩之妙諦，先已自絕於中國古典的傳統，在詞藻和字彙上有多貧乏。”“可愛的”尤其是一個沒有形象的形容詞，在感性上毫無效果。“作者說雞是可愛的，讀者卻想像不出怎麼個可愛來，說了等於沒說。”

余光中還有一系列驚世駭俗的批評文章，為早期新文學名家名作“刮垢指瑕

”，在大陸文壇掀起了一場關於重估名家名作的大爭論。不少人都認為余光中的修改過於武斷，輕薄前賢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比戴望舒們高明而已。

為名家改作文是一種危險的做法。改者用自己的詩學觀和寫作方法強加於人，欠科學。連余光中改戴望舒的詩都引發許多人的非議，更何況他人。藍海文大概受余光中啟發，便操起解剖刀大改包括余光中在內的台灣著名詩人作品。

藍氏是一位狂妄的人，他的名牌印了許多諸如“桂冠詩人”的頭銜，臧克家看了後非常反感。他在 1989 年 12 月 5 日致古遠清的信中說：“藍海文先生，寄來他的近著，我已翻閱了一下，他的主張是可取而難能的。但他的詩作，較一般，無大特色。我對他的名片上羅列的頭銜，覺得太庸俗，少詩味（什麼“桂冠詩人”之類），還有，他在香港搞‘詩會’，自任會長，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詩人，首先應以詩作為重，不能憑活動、交遊，增加身價。”在新時期，內地“憑活動、交遊，增加身價”的詩人不少，台港兩地更是有過之而不及。足不出戶、厭惡開“研‘好’會”的臧克家，對藍氏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可惜臧克家還沒有看到藍氏從新詩要所謂“歸宗”與“歸真”的觀點出發，大刀闊斧修改不是過於“乾枯”就是被他視為“有毒”的台灣詩人紀弦、余光中、洛夫、羅門、張默的代表作，“作病理學的血淋淋的解剖”③，陳列在讀者面前，並結集成《現代詩手術台》出版。④該書共分為紀弦篇、余光中篇、洛夫篇、羅門篇、張默篇。他對紀弦的評價是：“他曾經嚴重地傷害我民族自尊心，提倡‘橫的移植’，割斷傳統，注定失敗。在現代詩歌史上，是個反面人物。名氣雖大，以作品論，其語言及用象技巧都很差，名過其實，只是個三流詩人。”這裡極力貶低紀弦，體現了藍海文的偏見。他不讚成“橫的移植”，這自成一家之言，但說紀弦是反面人物，便抹殺了紀弦對新詩現代化的貢獻。下面是紀弦《如果你問我》原詩：

如果你問我：“世間什麼最寶貴？”
“不是天才，不是智慧，
最寶貴的是你的愛。”

如果你問我：“如何方使你滿足？”
“最好是有你愛我，
縱然我是天才中之天才。”

如果你再問：“假如一旦我死了？”
“那我便毀滅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們將在幽冥中相愛。”

藍海文認為這是一首很平庸的，只能打 55 分的愛情詩。至少第一行可刪去“我”，第三行刪去“最寶貴的”。第四行同樣可刪去“我”，第五行刪去“是”，這行中的“是”可改為“非”。下面是藍海文刪改後的《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問：“世間什麼最寶貴？”
“不是天才，不是智慧，
是你的愛。”

如果你問：“如何方使你滿足？”
“最好有你愛我，
縱我非天才中之天才。”

如你再問：“假如我死？”
“我便毀滅自己，
而在幽冥中相愛。”

藍海文修改後的作品屬“壓縮餅乾”，顯得過於乾枯，沒有原詩韻味十足。至於把“縱我是天才中之天才”改為“縱我非天才中之天才”，就抹殺了紀弦十分自負的個人形象，這就不是紀弦的詩了。

對余光中，藍海文的評價是：“他的詩囉囉嗦嗦，婆婆媽媽，但言之有味。許多人都說他的散文比詩好。他有幾首好詩，《鄉愁四韻》《別香港》等都是。他批評艾青等人，但他的情操、胸襟都比不上艾青。他的詩品不高，既寫鼻孔、尿急也寫鶴嘴鋤。晚年作品有回堂現象。”這個觀點很奇怪，鼻孔、尿急就不能寫嗎？關鍵不在於題材，而在於如何寫。至於“鶴嘴鋤”是指男性的陽具，也有很多詩人寫過。問題是展覽器官還是用隱喻手法，將做愛過程能不能寫得美。對余光中的名篇《碧潭》，藍海文也揮起他的板斧修改。下面是余光中的原作：

十六柄桂槳敲碎青琉璃
幾則羅曼史躲在陽傘下
我的，沒帶來的，我的羅曼史
在河的下游
如果碧潭再玻璃些
就可以照我憂傷的側影
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
我的憂傷就滅頂

八點半。吊橋還未醒
暑假剛開始，夏正年輕
大二女生的笑聲在水上飛
飛來蜻蜓，飛去蜻蜓
飛來你。如果你棲在我船尾
這小舟該多輕
這雙槳該憶起
誰是西施，誰是范蠡

那就划去太湖，划去洞庭
聽唐朝的猿啼
划去潺潺的天河
看你髮，在神話裡
就覆舟。也是美麗的交通失事了
你在彼岸織你的錦
我在此岸弄我的笛
從上個七夕，到下個七夕

藍海文認為第二段的“碧潭”應改為“潭水”，把題目藏起來。這自然不失為一種寫法，但文中的“碧潭”全部改為“潭水”，就沒有強調的意義，顯得一般化了。藍海文還認為第三段應該刪去“在水上飛”，再把“來”字改為“成”字，成為“飛成蜻蜓，飛成你”，使之直接墮入，“於是整首詩統一，原來的混亂也隨之消失了。”藍海文將“飛去蜻蜓，飛來你”改為“飛成蜻蜓，飛成你”，這倒是有點鐵成金的味道。不過，他居然要求整首詩“統一”，這就否定了詩藝術技法的多樣性，有如彩色電影蛻化為黑白片，不再繽紛奪目，難怪有人問整齊劃一的詩還有什麼韻味？下面是藍海文將余光中的詩刪去 36 個字後的“新作”：

十六柄桂槳敲碎青琉璃
幾則羅曼史躲在陽傘下
我的羅曼史
在河的下游

如果潭水再玻璃些
就可以照我憂傷的側影
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
憂傷就滅頂

暑假剛開始，夏正年輕
大二女生的笑聲
飛成蜻蜓，飛成蜻蜓

棲在船尾
這舟該多輕
這雙槳該憶起
誰是西施，誰是范蠡

那就划成太湖，划成洞庭
聽唐朝的猿聲
划成潺潺的天河
看你濯髮

覆舟也是美麗的交通失事了
你在彼岸織你的錦
我在此岸弄我的笛
從上個七夕，至下個七夕

藍海文的修改，許多地方是強加於人，有些地方其實是可改可不改的，像“到下個七夕”，改為“至下個七夕”，有何意義？更糟糕的是藍氏竟把該詩最精彩之處“八點半。吊橋還未醒 ”刪掉，這嚴重傷害了原詩的風韻。余光中喜歡用倒裝句，藍海文認為是西化，其實這是“將彼俘來”，何錯之有？一個是現代派詩人，一個是傳統詩人，傳統詩人去改現代派詩人的作品，有如雞同鴨講。藍海文還批評余光中的《鶴嘴鋤》是“三級電影”乃至“五級電影”，由此認為余光中的“詩品不高”，這未免以偏蓋全，不利於詩的題材多樣化。

對洛夫，藍海文的評價是：“他苦心經營意象，卻常死於意象。在語言外化時，常常變成‘語言符號’的簡單堆積，沙石仍然是沙、石，並未被溶於建築之中，這種擱置，也就成為廢物。自稱‘詩魔’，卻是‘走火入魔’之魔。他的詩偶有好句好段，卻少有好篇。那些扮鬼嚇人的作品中，充滿癌症句式、盲點和死穴。他不是一個能夠表現美的詩人。詩品低劣，意識鄙賤，他的《曉之外》《鞭之外》，‘連骨髓都是臭的’。這種臭世風格，敗壞人寰美感，影響詩壇風氣的作品，都是該‘砍頭’的。”這裡極盡醜化洛夫之能事，還提出不知所云的“癌症句式”概念，這與“扮鬼嚇人”有什麼分別？對洛夫的名篇《邊界望鄉》，他認為可以刪去 73 個字，因為它本身是“偽詩”、“病詩”、“廢詩”。什麼叫“病詩”、“廢詩”？藍海文也沒有說清楚。他還斷言：“學洛夫的詩必死，香港 XX 就是個例子。”這裡的 XX，大概是指羈魂，可羈魂的詩雖然有些難懂，但大家認為還是好詩。藍氏如此深惡痛絕洛夫的詩作，多半與他對洛夫的摯友張默有嚴重的偏見有關，這真是恨屋及烏。

藍海文為名家改作文的動機，一是反彈余光中妄改戴望舒的詩，二是表示自己比這些文壇前輩高明，三是推廣他的“新古典主義”。這“主義”發明權並不屬於他，余光中在 60 年代就提倡過，鐘鼎文在台灣也推廣過。但他不是拾人餘唾，而是加以發展。他出版過一本厚達 407 頁的《新古典主義詩學》⑤。如果說，《現代詩手術台》是“破壞”，那《新古典主義詩學》就是“建設”。這是香港出版的首部有系統性以“詩學”為名的專著。這部專著乍看起來厚重，有貫通古今的整體視野，且有嚴謹的體系，但它並不是一部成熟的學術專著。使人感到困惑的是，此書到底是一般的詩技巧研究，還是“新古典主義詩學”的專題研究？如果是前者，那麼，“新古典主義”作為一種概念或視視，最後卻落實到詩技巧及其規律的探討上。如果是後者，那就不應該把別的“詩學”也有的創作方法和技巧，往“新古典主義”方向靠攏。也就是說，該書由於過分追求大而全的“新古典主義詩學”體系，可並未很好完成“新古典主義詩學”時代特徵的探討，以及與創作規律的深度關聯和多重關聯方式的考察。

藍海文改詩，無非是為了實現自己現代主義睡了，超現實主義睡了，而他提倡的“新古典主義”卻睜大眼睛看世界，看詩壇的主張。可料不到的是，作者原以為出版後會有核爆炸式的反響：**猶在中國詩壇引爆一顆核子彈，發生巨大的震撼力，改寫了中國詩歌發展史**⑥。

他改詩的目的原來是為了改寫詩史，真是不自量力。大概當事人知道他這個企圖，均保持沉默，不加回應。這一來是蔑視藍海文的做法，二來是避免回應變成為藍氏做廣告。這使人想起魯迅的名言，最高的蔑視是連眼珠子也不轉過去。

但在台灣，不是當事人而是被張默等編的“年度詩選”除名的“漁翁”⑦，在台北為藍海文的《現代詩手術台》大聲叫好，如他大聲呼應藍氏對張默《駝鳥》的惡評。下面是《駝鳥》原詩：

遠遠的
靜悄悄的
閑置在地平線最陰暗的一角
一把張開的黑雨傘

這篇作品把頭小頸長、翼小不能飛的駝鳥比做“一把張開的黑雨傘”，意象新穎，但這只還是形似；雨傘張開被閑置，且“閑置在地平線最陰暗的一角”，這才是神似，即寫出了作者對所謂“駝鳥精神”的蔑視。可“漁翁”反彈說：“如果駝鳥像一把張開的傘，我倒要請問哪些狗屁詩評家、狗屎詩學家，傘柄是駝鳥長長的脖子，還是它的高高細細的腿？”⑧在另一篇《讀張默的〈破鞋〉》⑨中，“漁翁”亦稱“張默的詩百分之九十九都很爛、很爛”。張默選詩，未能兼顧“弱勢”詩人，是缺陷，但“弱勢”詩人反過來大罵讚揚張默詩作的女作家，還說“年度詩選選的都是下三爛的詩”，這種謾罵方式使自己失卻了起碼的學術品格。

藍海文最反對“扮鬼嚇人”。不過，一位詩人也許可以裝扮為“一字師”、編校師、作文批改名家和文學教育家，但的確很難將自己裝扮成為名人名作的修改家。名家名作雖然難免有瑕疵，畢

竟“詩無達詁”，且各人風格不同，很難用自己的寫作習慣去強求別人。

從以上分析中，可看出港台新詩不僅互相交迭而且還有衝突。無論誰的藝術成就高，也無論兩地詩學交流時如何發生激烈的碰撞乃至出現了詩的“手術台”，都是在一條歷史長河中構成一段奇異的區域文學景觀。港台新詩的共相與殊相，一起豐富和鑄造了中國當代詩的現代品格。

①胡適《〈嘗試集〉四版自序》，《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 年 10 月增訂四版。1921 年 1 月 15 日魯迅致胡適的信。

②香港，《明報月刊》，1972 年 2 月。

③④藍海文：《現代詩手術台》，香港，天馬圖書公司，1999 年。

⑤⑥藍海文：《新古典主義詩學》，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2 年，第 402 頁。

⑦據古遠清考證，“漁翁”為台北《世界論壇報・世界詩葉》的主編劉菲。

⑧漁翁：《讀張默的〈駝鳥〉》，台北，《世界論壇報・世界詩葉》，1999 年 11 月 6 日。

⑨漁翁：《讀張默的〈破鞋〉》，台北，《世界論壇報・世界詩葉》，1999 年 11 月 6 日。

參考文獻：
余光中：《青青邊愁》，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

痛處凝固下細膩的愜意

◎洪君植

——簡談謝炯詩集《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時空思緒

過去就像噴發的熔岩一樣，緩緩地凝固並且離我們遠去。面對過去，我們無可奈何。既不能減少點什麼，更不能增加些什麼。就這樣，過去對於我們越來越冷，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只能無助的凝望著過去，凝望著過去的背影慢慢變淡逐漸消失。於是在謝炯那裡，詩成為了通往過去的時空之門。

牽手過去

謝炯執著於過去的點點滴滴。先看下標題詩〈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

一只短襪
一只金耳環
一輛帶有黃色汽笛鼻的發條火車
它們掉落時光的縫隙
被遺忘在塵封的角落
必須被遺忘
才能被喚起

現在
你終於有了
一付成雙的短襪
一對成雙的金耳環
一輛奔跑歌唱的玩具火車

一顆為你跳動的心

時間流逝，空間依舊；回望過去，人是物非。

過去的時間已經凝固在原來的空間裡，而能夠與過去相連的就是那些日常的物件。一只短襪，一只耳環，塵封的玩具！只有這些，在無喜無悲不暗不明的記憶的空間裡與我們有著微弱的聯繫，就像孱弱不堪的絲線連接著沉重的岩石和離它隔著一條河站立的人一樣。

我們會不起，然而已經凝固的過去卻那麼渺茫卻又那麼執著地讓我們過去，讓我們斬斷不了那一抹微弱而又堅韌的時光的絲線。

物事如此，何況人呢？親人的？和我讀過生命的時時刻刻的人呢？

在謝炯那裡，清明成了通往過去與極樂的時空之門。

於是，父親“淡如細線的青筋”在“我的世界魚兒般靜靜地游走”，又於是默默無聞卻又“喜歡這樣不聲不響地／側耳聆聽杜鵑鳥的歌唱／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坐著／看著世界和世界上的紅塵滾滾而過”的父親走到了謝炯的眼前（以上“〈清明時節弔父親〉”）。

如此，因為有了詩，過去即便已經凝固成玄武岩，謝炯照樣默默地走到它前面，走進過去的時光，走進過去的點點滴滴，時空之門在她面前洞開。

詩，成了以“我”為媒介鏈接過去與現在的橋點。於是乎，在謝炯的手裡，追憶不再是被動的回望，而是主動地牽引，將毫無生息的過去牽引到現在繽紛的世界裡讓它成為當下無可驅逐的精彩一頁。

盡嘗哀傷

大部份的情況下，謝炯的詩，帶著哀傷、憂愁、疼痛。雖然濃淡深淺不一。或許這與時空有關，更多是已經物是人非的時間的流逝所帶來的。更因為我們在稍縱即逝的時間面前，我們無可奈何而帶來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如果”。可惜，我們卻永遠走不進已經流向遠方並且凝固如玄武岩的過去。這是詩人更感覺無奈，只能默默地承受。就像〈圓圈的舞蹈〉所慨嘆的那樣“藍色魅影／憂傷打開的四面／八方”她們雖然“用了一個仲夏的／夢”，但她們無論如何“流進深秋發僵的水／再撈起時／已是萬古的愁”。甚至“真正的愛情”也像是“孤獨中也能成長／像沙漠裡的仙人掌”一樣，扎心的痛。

從哪一個角度講人的哀傷或許是與生俱來的，它就像我們的遺傳基因一樣，在靈魂深處湧泉，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哪怕是最幸福的時刻也毫無來由的感覺到憂傷。

“站街女”無論什麼原因，無論哪個

節點成為站街女，不可能不痛苦。但真正讓“站街女”痛苦的並不是生活所迫和肉體上的，而是“她出賣肉體的時候／不小心／也出賣了一次靈魂”。這才是真正讓“站街女”“她的靈魂／一腳高一腳低”而又痛苦的原因。此刻，“站街女”痛苦和旁觀者的憂傷緩緩地重疊、覆蓋，憂愁像隨著微風蕩漾擴展的薄霧一樣籠罩思緒空間。

“站街女”如此，那麼“你”和“他”又或是“我”又是如何呢？無論是誰，無論是愛還是天倫，都與痛苦為伴。

兒子在“你的子宮裡居住了十個月”。不僅“他用髒了你的床”而且“半夜，在你的最深處狠狠踢了一腳”。不僅如此二十四年之後，“在你身體的最深處狠狠地踢了一腳／恰如二十四年前那個星燦月明的子夜”（以上〈兒子〉）。無論是誰都逃不脫與生俱來，與世俱來的痛苦。即便是幸福和愛情，也時時刻刻與憂傷、哀思、痛苦為伴。即便是“果子”成熟，最終還是必須經過痛苦的“摘下”或熟落才可以成為“她的完整”。

這種哀傷、憂愁、傷痛是與生俱來的，也是在浩瀚無際的時空間作為小如塵埃的人無可奈何的承受之殤。於是愛只能“是一場孤獨的旅行”，成了“一片沼澤濕地／斷裂樹枝的葬身之地”，更是叫醒“把骨骼裡的寒氣全部”（以上〈愛〉）。而“雕塑家”更是無法雕刻“心的時速／地獄和天堂之間的穿梭”（以上〈雕塑家〉）。等“你在乳峰之間的低窪地／種上”的只能是“一棵孤松”，而“孤獨地挺立著”只能是“我對你的所有思念”各種的哀傷無以言表（以上〈孤松吟〉）。於是乎“忍不住吹起紫竹九孔簫”的你便是“停簫，嘆一口氣／離去”，無論其過程多麼的婀娜多姿，如何的“俊俏”（以上〈聽簫〉）。

等經歷了與眾不同的哀傷和痛苦以及痛悟各種奧妙之後，謝炯的詩又回歸到淡然處之的境界。直至“被風吹皺的水面／燕過後無痕／落花沉落湖心／山岳在迎接另一個暖春／從愛到不愛／終究是一種永恆”的三摩地。

憂傷、哀愁、痛苦是謝炯詩河底沉澱卻又源源不斷滲透而出的靈感泉源。

流淌細膩

謝炯大部分詩作品，往來於過去與當下之間。筆觸始終蕩漾在細膩的觸感之上。它與形式和內容無關，而是詩人自然而來的表述方式。

所以當謝炯回憶的時候，“回憶”卻成了“有的很甜美／有的掉了輪子／有的穿著風衣／有的裸露／有的是一條彎曲的小巷”之後，“翻滾在繽紛的梧桐落葉之中”，不僅如此，而且還成了“有的是你不願放棄的你／有的是你從未有過的你／有的是黃昏時分晶亮的窗／有的是牢牢拽住衣角的／枝／有的是扔進水池又撿回來的硬幣”。雖然跳來跳去，甚至“突然綻放在眼前”，卻細膩如海灘細沙，讓人不知不覺中隨著詩人的思緒一起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的穿梭在回憶的水面上（以上〈回憶〉）。

當謝炯的詩，插上翅膀的時候，她的“日子”和時空間進行無縫對接。

當詩人過上“無聲無息”的日子的時候，外面的一切遠離詩人而去，所有的事情都變成“閑事”，所有的話語都成了“廢話”，所有的世界“可以不搭理”，這樣，把所有的東西都高高掛起以後，詩人“可以”煮上咖啡美美的喝上一口，像“懶貓一般偎依在你懷裡”；當“我”過上“與世無爭”的日子的時候，與“我”打交道的所有的東西都以失敗而告終，“我”很愜意的“撣撣地毯”，“去後院剪枝新柳回來”使得“我”的生命空間“綠得滿屋蔥翠”，輕鬆愜意地過著瑣碎的日常；因為細膩，當“我”過上“有條不紊”的日子的時候可以“窗明几淨地安置身前身後的事”“寫些文字”“給自己、給他們、給你們、給任何人”讀了以後瀟灑地“扔掉”，然後放進各色生活的調味料“壓榨成泥”讓它“和我的心最終有那麼一點相似”（以上〈我想這樣過日子〉）！

“外面的一切”、“你我他”、“身前身後”時空間，而“日子”、“煮咖啡”、“撣撣地毯”等就是空間；還有“所有的事情”、“掛起”、“依偎在”等直接就包含著時間和空間，讓詩語的表述更加細膩，讓時間、空間和詩人的心懷水乳交融，那麼自然，那麼愜意，看不到一絲雕琢的痕跡。

不僅“〈我想這樣過日子〉”是這樣，“我是”“草和嚼草的羊”和“一只小鳥”的〈我是〉，“穿一雙水晶鞋狂舞”並“穿一雙跑鞋到處走”的〈半世紀的旅途〉也是這樣，在跳躍和遐思中不乏細膩，讓人隨著細沙的流動不知不覺的走進慢慢凝固的時間裡，感受些許溫暖的人生旅途。將把“將春天的脾氣織進”女兒心裡的〈織物〉等等處處都是如此。

謝炯的詩，更多是對過去的回望和對當下細緻的觀望。因此她的詩在時空中穿梭，因為無可奈何的時間長河，無可回歸的過去，帶著淡淡而又幽深的哀傷和痛苦。也恰因為如此，讀起來依人，讓人在如薄霧般的憂愁中感受到另一種別樣的舒爽。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秋原說“詩歌”

◎秋原

在我們的群裡，關於“詩歌”的討論實在不少，可時常覺得還是有討論的需要。

我不知道簡政珍說的是不是客套話。但至少反映了他注意到把詩稱為詩歌的“習慣”。而讓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麼連從事文字創作的人，連所謂“詩人”，對“詩”：一個這麼重要的文學體裁的稱謂，對“是什麼就叫什麼”又這麼簡單的一回事——竟然是如此的因循苟且。甚至，對改變一個不準確的稱謂習慣，竟然如此的冥頑抗拒。我常常思考，這種拖著一條滿清辮子的腦袋，要如何才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如何面對這個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廿一世紀的世界？

我們確實是活在一個講求準確，講求效率的數據時代。一切在我們生活中有關人、事、物的名稱、指示都必須準確，稍有錯漏都會導致不同程度的後果。奇怪的是這種準確的要求在文學的領域中卻不受尊重。很多人認為稱詩或詩歌又有何不可，就算在談話，在寫文章時一下子說詩，一下子說詩歌，混淆不清，前後不一致，那又怎樣？我不知道，這種態度是否因為就算不準確，也不致於像銀行帳戶的名字有差錯而出現麻煩，所以也就無所謂？殊不知，這正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詩歌”不僅是一個文學與音樂兩種體裁混淆不清的名詞，它更影響了詩觀念的清晰準確以及對詩的發展造成障礙。正因為言語恰恰代表思想。言語是眼睛，思想是靈魂。一雙不精準的靈魂之窗不僅反映，同時也影響一個不精準的靈魂。靈魂既不精準，作品何來精彩。

我們試想想，當一個外國人發覺他們的詩 poetry 在中文裡被稱為詩歌 poetry song. 他們會不會問 why？然後我們若無其事的說，我們習慣叫 poetry 也叫 poetry song 。而常常講 the name of game 的外國人聽了，會不會覺得好奇？

最近我寄一本書給國內的一位教授，當時匆匆忙忙把收信的國家寫成：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郵局的服務員看到我的黃面孔，略微愣了一下隨即溫馨地提示：我寫的 People 少了一個所有格的“ ’s ”。

能不正名乎？

詩人檔案 斯坦利·庫涅茨

◎劉耀中

1905 年庫涅茨在美國麻州的武斯特城出生，父親是所羅門·庫涅茨，小庫涅茨生於斯就學於斯，1926、1927 年獲哈佛大學學士、碩士學位。畢業後到紐約從事寫作，替一間出版社專寫百科全書內英美作家的傳記人物，從中得到許多人生知識。他在 1930 年出版的第一部玄學詩集《智性物》，僅有少數人知道，他因此等待了十四年後才出版第二部詩集《戰爭通行證》（1944）。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後，他執教於本寧頓、哥倫比亞等大學學府。1958 年他的詩集《詩選》出版，次年獲普利策獎，但其聲譽遠不及沃倫。

庫氏的詩多為自傳性，很有藝術感染力，六十年的創作生活使他晚年時成了詩壇的宿將。由於長壽，受人尊敬，被稱為“詩人的詩人”。他曾說過： I have walked though many lives, some of them my own, and I am not who I was, though sme principle of being abides, from which I struggle not to stay ——〈倒伏的莊稼〉The Layer, 1978 一詩的開始）。

庫氏生於一個較為富有的移民家庭，父親本來是個做女服的裁縫師，後來經營一製衣廠，母親是個來自歐洲的俄國婦女。在資本主義消費壓力下，父親自殺後，母親很艱辛地經營父親遺下的生意及管教他和兩個姐姐。因忙於工作而常常不在家，由兩個姐姐照顧他，所以庫氏因寂寞而走向閱讀和寫作，培養了豐富的想像力和精湛的技巧。他的詩敘述鬆散但輕鬆，形式嚴謹、對稱而節奏明快。但是他的人生旅程並不容易，他於 1930 年初次結婚，結婚兩次終皆離異，只有一個女兒。庫氏從關心自己家庭和瑣事伸進了社會和政治，例如他的名篇〈制度〉（1971）痛斥了資本主義和腐敗的官員。他的思想也涉及猶太宗教、基督、老子和毛澤東，在他 1971 年寫的一首抒情詩〈在最後的朝代之後〉：

當我讀著李白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
我一直想起了你
因為你多麼像
毛主席
自然須改變
性別和身材。
愛你像一場
中國的游擊
多虧你輕盈的腳步
沒有一個八路軍
會保持更易變的路線
輕裝前進
一點點地獲得優勢。

（南京大學張子清譯）

但是該詩對毛澤東的看法是庫氏的主觀看法，他基本上不懂得中國的革命歷史，很多的象徵和隱喻更是荒謬，將李白和毛澤東相提並論有點不倫不類。該詩反映了庫氏寫百科全書名人小傳記的作家背景。不過庫氏是美國本土唯心論的學者詩人，他一生認為詩人為祭司，總是堅持不懈地保持藝術的最高水平，及解決詩作的傳統與新時代經驗之間的矛盾，是值得後人所欽佩的！

我站在可怕的門檻上，見到
相互間手臂裡的結束與開端。

庫氏為了要涉足國際詩壇，也曾翻譯過不少俄國現代詩。2000 年由於一向所持的無政府主義又妨礙了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這也是庫氏一生的遺憾。但獲得美國挑選他為桂冠詩人，也可說是榮幸的了。他在晚年培植了一個美麗的花園，完成了福爾特爾在《老實人》內的說話：栽種你的花園！

編輯筆記

這一期詩刊出版正式宣告《新大陸》進入了三十個年頭，數十年來許多事情已滄海桑田，幸而我們對“詩正名”的堅持始終不變！或者許多人會認為三十年的呼籲都無補於事，又何必再浪費時間？但作為一個愛詩愛中文的人，編者不作如是想。將詩稱作“詩歌”，不論是名稱導致觀念抑或是觀念導致名稱的錯誤，帶著這樣混淆不清的語言和觀念來創作，中文現代詩能抵達的高度令人懷疑憂慮。

暫且撇開“詩歌”是“詩”的錯誤命名不談，文章中的名稱名詞宜統一定調乃中學生也知道的一個作文訣要！可是讓我們隨機讀讀紙本或網上各類刊物裡的詩文，時而“詩”時而“詩歌”的文字，甚至一句話中就出現這種混亂的比比皆是，籠統含糊的程度、隨便苟且的態度觸目驚心，以下舉一些出自不乏知名詩人和詩評家之手的例子（為了易於比較，其中的“詩”和“詩歌”皆以粗體標示）：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浩若煙海，詩人也是群星璀璨，仰望星空，我們當代寫**詩**的人幾乎無地自容。”；

“寫**詩**也是這樣，我不太強調**詩歌**背後……，那反而限制**詩歌**本身的自由。……”；

“從孩子們創作的**詩**中，歸納總結出了孩子們創作**詩歌**的經常使用的方法……”；

“語言構成**詩**的形式，心性構成**詩**的內容，語言與心性的完美契合，就構成了偉大的**詩歌**……”；

“我從十七歲開始寫**詩**／直到今天才知道／**詩歌**就是／……”；

“XX 的**詩**在寧靜中也含著激情。我在讀狄金森的**詩歌**時，亦有此感受。……XX 的**詩歌**的寧靜與激情……”……

至此，編者不禁要問：“XX 的詩”和“XX 的詩歌”究竟有什麼分別？何時何處該用何辭？將以上所舉例子中的“歌”字刪去有問題嗎？的而且確“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不為詩正名，“仰望星空，我們當代寫詩的人無地自容。”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詩訊

第 39 屆世界詩人大會 10 月於印度布巴內斯瓦爾羯陵伽工業技術學院成功舉辦。

“山水清音・澄明之境——清遠首屆國際生態詩歌筆會”於 11 月 8-10 日在廣東清遠市江心島上舉辦。

“海洋詩會暨第四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當代詩歌創作研討會”。將於今年 12 月 12-15 日由《詩刊》社中國詩歌網，與江蘇省太倉市聯合主辦。

詩人羅青應邀參加 2019 年 10 月 4-7 日的香港典雅藝博會。台北九歌出版社今年出版了詩人兩本著作：《當代藝市場結構》及《墨彩之美》。

詩人林煥彰 2019 年 11 月 17 日在台北胡思二手書店舉行詩朗誦會，詩人的生肖畫展“珠・豬・圓・滿”亦於 11 月 11 至 2020 年 1 月 11 在同一地點展出。

詩人焦海麗（白水河）中英雙語詩集《風的長廊》（A Breezy Corridor Of Life）已於今年 9 月由美國芝加哥學術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　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南京大屠殺，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 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 Vizio，買三星，買 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 Dell，買 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